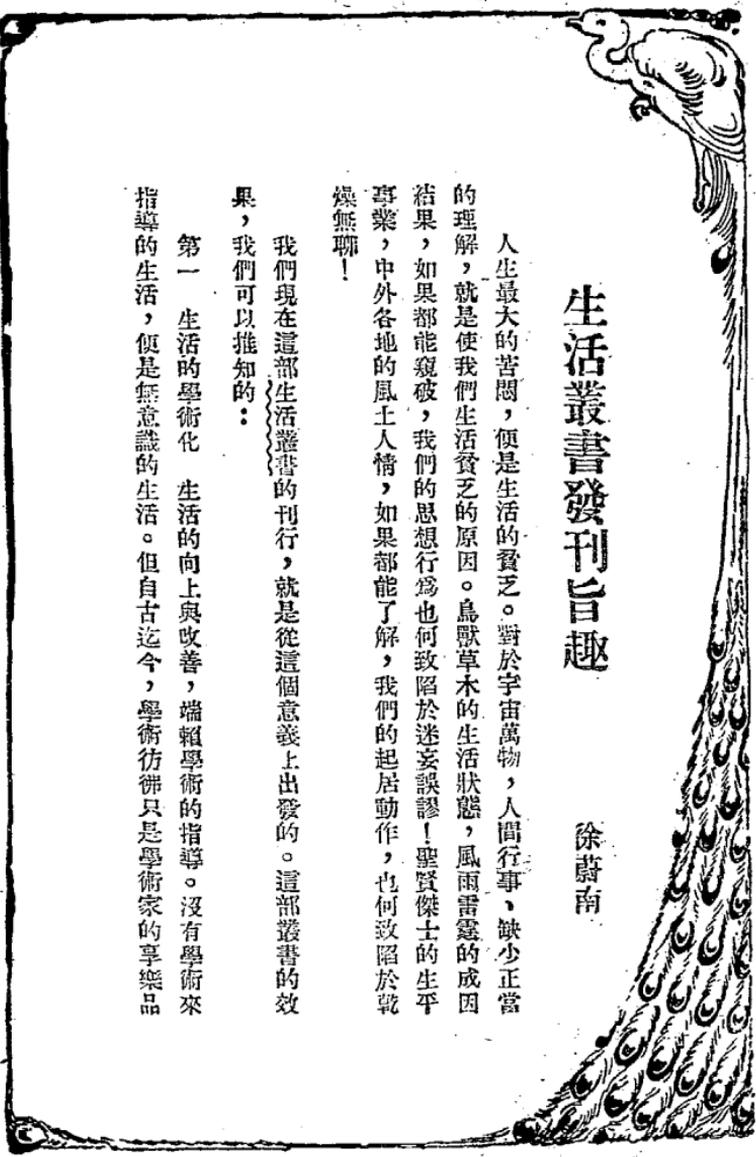




黃梨洲生

編者 鄧行巽

世界書局印行



生活叢書發刊旨趣

徐蔚南

人生最大的苦悶，便是生活的貧乏。對於宇宙萬物，人間行事，缺少正當的理解，就是使我們生活貧乏的原因。鳥獸草木的生活狀態，風雨雷霆的成因結果，如果都能窺破，我們的思想行爲也何致陷於迷妄誤謬！聖賢傑士的生平事業，中外的各地的風土人情，如果都能了解，我們的起居動作，也何致陷於乾燥無聊！

我們現在這部生活叢書的刊行，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出發的。這部叢書的效果，我們可以推知的：

第一 生活的學術化 生活的向上與改善，端賴學術的指導。沒有學術來指導的生活，便是無意識的生活。但自古迄今，學術彷彿只是學術家的享樂品



，和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切的關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將學術與我們日常生活打成了一片；務使學術就成爲我們的生活；務使我們的生活完全學術化。

第二 生活的豐富化 單調的生活等於沒有生活。我們要使生活從單調而至於豐富，便須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與修養。現在這部生活叢書，將自然，人物，歷史，地理，種種方面都包括在內，而且編輯的方法，以興味爲中心，當可使我們日常的生活得以向榮而豐滿。

以上所述，只舉出兩大端來罷了。至於像我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以及小學教員，每苦缺乏良好參考書；這部生活叢書或許就可稍稍彌補這層缺憾了吧。

這部叢書幸得海內外學者與研究者的編輯與贊助，現在方得陸續印行，與世相見。當此叢書刊行之始，謹將叢書旨趣刊布，深望鴻儒碩彥不吝賜教，是幸！

例言

一 本書所述，以關於梨洲先生之一生生活爲限；其與生活無關者，從略。

二 梨洲自有其整個的政治思想，成一家言；本書因體裁所限，僅略述之。

三 本書對於梨洲少年和中年的轟轟烈烈的政治和軍事生活，敘述特詳，使讀者藉以窺見其爲人本色，栩栩欲活，歷歷如繪之狀。

四 從前的作者對於梨洲的起軍，從亡，和乞師三大案，因當時政治關係，都諱莫如深，不敢多講；就中尤以乞師一案，即梨洲在自己著作之中也深諱不講。本書特就其所著日本乞師記中，加入梨洲本人關於此事活動的始末敘述一番，以當信史。

五 梨洲對於文學和史學，都有特殊的創見，本書特加分析，使讀者容易了解。

六 梨洲是一位大理學家，本書於講學生活中述其理學見解；但深刻的理論却避去不講，所以求其合於淺顯二字的宗旨。

七 本書所採取以敘述之材料，在可能的範圍以內，皆以明白淺顯為主；十分沈悶的材料當然是不加入的，以便於一般人的閱覽。

八 梨洲以貴公子而入世極早，所以生平交游極廣。假如一一敘述其往來交情，勢爲篇幅所不能容，本書因隨便選取幾個人談談。

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行巽自識。

目次

一 導言	一
二 家庭生活	六
(一) 家世	——
(二) 賢明的祖父	——
(三) 可敬的父母	——
(四) 難兄難弟	——
(五) 夫婦及子孫	——
三 學生生活	二二
四 黨錮生活	二七
(一) 北京游俠的報仇生活	——
(二) 南京盟社的政治運動	——
五 政治生活	三五
(一) 政治事業	——
(二) 政治思想	——
1 民主思想	——
2 法治思想	——
3 教育思想	——
4 經濟思想	——
5 軍事計劃	——
六 軍事生活	四九

(1)起單——(10)後五——(11)交師

七 治學生活……………五九

(一)博學和勤學——(二)天算研究——(三)科學的研究——(四)圖書館生活——(五)晚年好學

八 文學生活……………六五

(一)大手筆的文——(二)詩人生活——(三)文學批評

九 著述生活……………七五

(一)文學的著述——1 詩文的著述——2 選文——(二)史學的著述——1 行朝錄及其他——2 學術史——3 史學的見解——(三)其他著述

十 講學生活……………八五

(一)受業巖山——(二)越中講學——(三)甬上講學——(四)海昌講學——(五)講學餘談

十一 交游生活……………九三

(一)劉宗周——(二)陳繼儒——(三)范景文——(四)倪元璐——(五)祁彪佳——(六)魏

學渡——(七)沈壽民——(八)沈壽國——(九)沈士柱

十二 遺民生活……………一〇六

(一)不仕二姓——(二)料理末節

十三 生活餘談……………一一一

一 導 言

黃梨洲先生是我們三百年前的一位大革命家，一位大思想家，以及一位大學者。他拿出一副大無畏的精神慷慨激昂的去幹政治事業，勇往直前的去抵抗滿清，終年兀兀的去窮治經史，隨時隨地的去講求經世致用之學。我們後人讀到他的文章，祇覺浩然之氣，淋漓滿紙，決不因古今時間的際隔，而稍有所掩色；原來他的雄毅不可遏抑之萬丈光焰是永遠照耀於宇宙間的啊！

講起他的一生生活，則研究學問和從事著作乃是他的終身事業。至於他的政治生活，則在三十六歲以前，就是在清兵入關南下以前，他全是在朋黨的鬭爭之中討生活，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全以排斥奸黨爲事；而在三十六歲以後和五



十歲以前，就是在清兵南下以至統一中國的時期之中，他全是在起兵以反抗滿清的運動之中討生活，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全以出生入死甚至於冒險往來於萬里波濤之中，以攻擊清兵之侵吞明朝的江山爲事；至於五十歲以後，則眼見大勢已去，恢復之業已經是無能爲力，因爲清朝的國勢既日見強盛，而逃避南荒之明朝的永歷帝也在幾年之後被害，於是明朝的帝王系統就從此中絕了，他就從此不問政治，祇以治學，講學，著書，或遊歷以度餘年，并且做一個明朝的遺民，終身不仕清室。所以他在五十歲遊廬山的時候，著一集匡廬行脚詩，中有一首道：

『飛流草屋一青燈，已作山中無事僧；猶有未完行脚債，白頭浪裏下銅陵。』（銅陵）

這首詩的意思就是表明他於死生患難之餘，從此已無心世事，恰如山中無事之僧一樣的孤寂，原來是以不聞不問爲上乘的。此外，他在五十多歲的時候著

明夷待訪錄，自序稱『梨洲老人』，就是因爲在這時以前，明永歷帝還在南荒，所以他對於明朝江山的恢復，還存萬一之想；但在這時永歷帝恰就被害了，他於是對於政治活動絕望，并且預備就要身殉國難的，所以纔著此書以垂教於後世。

由我此們可以知道梨洲的生活大略可以分爲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政治生活，還有一部分就是學者生活。本書之敘述梨洲生活則分析之爲十幾個部分，就中除政治生活本文之外，其他如黨錮生活，軍事生活，和遺民生活乃是屬於政治生活，或是與其有關係的。至於學者生活，則分爲學生生活，治學生活，文學生活，講學生活，和著作生活。其餘如交游生活，則除其原有之特性外，在一方面既與政治生活有關；而在他方面又與學者生活有關。此外如家庭生活當然也是自具有其特殊的性格，甚爲顯明，但和學者生活及政治生活也是多少有些關係。而還有些斷片零碎的事跡，不便分類敘述者，則統使其屬於生活餘談一類。

之中，以敘述之。最後，我們還有應該知道的，就是本書之敘述梨洲生活，所分之類如此，不過是一面爲清醒眉目以謀讀者的便利，一面爲行文敘述比較便當，此外是更沒有任何深刻的意義存乎其間的；并且各部分的生活大概是彼此互相關聯的居其多數，這層也是應該在此預先聲明的。

本書是生活叢書之一，所以體裁固然是按照生活叢書的規定，就是編輯的大意也是不離乎生活叢書之編輯的大意的；所以行文和取材都務求淺顯，力避艱深。而關於史學理學和政治思想的敘述，則惟取其扼要易明，而無事乎深談哲理；目的是在使這一部書適合於普通學子的自修，參考，閱讀之需。所以希望一般知言者幸勿譏其粗疏。

復次，我們從他的家庭生活，就可以知道黃氏的家庭教育，其互相受授之際，是如何的嚴正而不苟且；他所受自於其祖和父的教訓，對於明末的政局是如何之大的關係；對於君子小人在朝在野的消長之機，是有如何之大的影響；

以及他所授給他弟輩和兒輩的教訓，對於政治事業，學問造詣，以及立身處世之方，是有如何之大的貢獻。我們從他的學生生活，就可以知道他自幼研究學問的規模次第，是如何之超乎流俗，以爲將來成爲大學者之基礎。我們從他的黨綱生活，就可以知道他的少年袖錐復仇，是如何之表彰其忠孝兩大德目，和以儒生而兼俠客的不可一世的英勇氣概；以及他和東林復社一般正人君子和被害忠良的後嗣諸公子結黨要盟，攻擊奸凶，如禹鼎之鑄，如溫犀之然，幾於毫髮不可遮飾掩覆，是如何之意氣豪放，疾惡如仇。我們從他的政治生活，就可以知道他的政治思想是如何之成爲一個先覺者，以及他的政治事業是如何之蒙難艱貞，孤忠繫繫。我們從他的軍事生活，就可以知道他的陵谷崎嶇，鯨波滄海，是如何之奮不顧身，以赴國家之急難。我們從他的學者生活，就可以知道他的治學是如何之勤，及其方法是如何之爲新創的貢獻；他的文學方面的貢獻如何，和見解如何；他的史學方面的貢獻如何，關係如何；他的理學方面的貢

獻如何，關繫時代思想如何；以及他的著作方面的貢獻如何，質的名貴如何，量的偉大如何，以及對於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如何。我們從他的交游生活就可以知道他的師友淵源，氣求聲應，其盛況如何，以及其所造成的風氣是有如何之大的影響。至於遺民生活，則可以知其亮節高風是如何之爲人所不可及，是如何之足以供後人之憑弔，以及時人之景仰。以上僅述其大概，閱者要想探視其生活之全部，則請逐次一覽下文可也。

二 家庭生活

一 家世

姚江黃氏本是漢潁川黃瓊之後，當北宋靖康之亂，乃南遷，至於婺源。婺源黃氏有官於慶元爲通判者，金兵南下，破慶元，其子三人就各奔東西，分地逃

難。其一避居於鳳凰山的竹墩者名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後又遷居餘姚的竹橋，竹橋就是黃竹浦，元柳道傳詩所謂『連延黃竹浦』者是也。自此數百年來，黃氏子孫都世守其地，所以這位鶴山公算來乃是梨洲先生的始祖。由宋歷元，由元至明之中葉，凡十一傳，至璽，字廷璽。其兄伯震出商於外，十幾年沒有回家。璽就出門去訪求他，并且把他的容貌，年歲，籍貫，用紙寫上好幾百份，在所走到的地方，隨時張貼於寺觀街市之上。如此所走的路已經上一萬里了，終於沒有訪求着。但璽并不因此灰心，而且更加奮勉的向前進行，到處察訪。輾轉到了襄漢之間，一天到道州，一時因為便急，就走進路旁的廁所裏去，一面把手中的傘放在路傍。却不料其時伯震就在道州，并且恰從此地經過，一眼看見路傍放下的傘，就不覺心下一動，自言自語的道：『這是我家鄉出產的傘，如何會在這裏發見呢？』邊說邊俯身沿着傘柄看去，看到上面有一行小字道，「姚江黃小雷記」，就不免疑而且駭。（因小雷正是他的弟璽的別號）

三 車站上

1. 歡送會

平穩通車早已靜靜的躺在月台旁邊，等候着出發，但是因爲距離開車尚有一個半鐘頭，所以裡面還是空空的。我們遵照着總指揮的命令，又結成了一條長的蛇，坐在月台上靜候着交涉車輛的成功。這時早已有三五成羣的歡送者降臨了，他們有的是東北同鄉，有的是各校各救亡團體的代表。

開車的時間快到了，交涉還沒有結果，我們爲了貫徹目的和表示決心，不得不先行登車，忍着焦急的烈火，耐心地等待着。

歡送的越來越多了，最使人難過的是白髮蒼蒼的父老們，眼擒着淚，手扶着車窗，帶着安慰和鼓勵的口吻：「珍重吧！孩子們。政府不會不管你們的呀！」

親愛的父老們！我們也在想：「政府不會不管我們的吧？」

「媽拉八子的，拼啦！反正東北人到哪兒也沒飯吃！幹吧！不成還有我們呢！幾位難民同鄉敞開喉嚨向我們狂喊。我們哭嗎？不，我們只有痛憤啊！我們從東北跑到關裡來，爲的是什麼？我們渴望着的是祖國的援助啊！……」

接收，破壞，分化，摧殘；最後更不惜以「經濟封鎖」，加到我們這羣赤手空拳，丟掉家鄉的可憐孩子們的身上！親愛的同胞們！我們還能說些什麼呢！……

車交涉得好像絕了望，大家除早晨喝了一口稀粥，直到現在還空着肚子，雖然有悲憤之火襯托着，還不感到餓，但

都已太疲倦了。

送的人太多了，月台上幾乎站不下。我們趁着這個機會開始散放護校宣言，並向他們詳細報告我們此次南下請願的意義和要求，請他們在後方給予有力的援助。他們開始爲我們舉行了一個歡送大會，當場并通過「東大護校後援會」的組織；舉出負責人後，即開始給我們募捐，因爲知道我們已經一天沒吃飯了。參加後援會的團體單位一共有四十二個，一會兒就募了八十多塊錢。并給我們採辦了好些面包，燒餅，饅頭和鹹菜。我們有飯吃了！嚐着堅硬的饅頭，嚼着大鹹菜，每個人都苦笑着，但又忍不住流出感激的淚來。

這時各報社的記者，也都趕到了，我們開始與他們取得了聯系。

2. 枕軌記

爲了恐怕機車偷着拖走，起首就有一部同學坐臥在車前鐵軌上監守着。可是當我們全體集合領取食物當兒，車門忽然都被在暗中鎖上，車頭也突然的開動了。這是令我們如何氣憤和焦急啊！大家一窩蜂似的，丟棄了饅頭和鹹菜，拚命的跑上去，跳下月台，橫臥在鐵軌上，才打破這一僵局。每個人的臉上也同時浮出了勝利的笑！這那天已淋淋的落起雨來，濕透了每個人的衣服，濕透了每個人的心！但我們臥軌沒有動，就這樣一班一班的交換着，一直到十九日下午五時車真的向天津馳去了的時候。

3. 「五一八」之夜

夜來了！歡送的人們也漸漸的歸去。雨仍是濛濛的淋着，敲碎了每個人的心！

月台上，仍然徘徊着四五十個不肯歸去的歡送者，任憑我們怎樣的苦勸，總是：「諸位比我們更苦，在這裡留一夜

望梨洲報仇，因在他日常出入所經過的地方，寫了「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個大字貼在牆上，以警醒他。他受了這種深刻的富有刺激性的教訓，心中就念念不忘報仇；嘗讀書至深夜完畢之後就伏枕嗚嗚然哭，但不敢教祖父人等知道。他事祖父很孝。當他祖父病危的時候，因為家中沒有預備棺木，就徒步出門，行四百里，冒暑到諸暨，買一副上好木料做成的棺材，帶回家來，計價為二百金。他祖父一眼見到，便用手去摩挲久之，不覺心中喜歡道：「你後來就算做了大官，封贈及我，也是虛名；今日買了這一口好棺來孝敬我，這纔是實事呢！」

三 可敬的父母

梨洲先生的父親忠端公尊素在他母親姚夫人將要生他的時候，預推他的祿命，配合極好。據日者說是和孔子生日相同，祇差一字罷了。并代他起乳名叫麟

，因為姚夫人懷孕的時候夢有麟瑞的原故。他從八歲起，就隨着忠端公宦游四方。當在京邸的時候，年十五，忠端公已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了。逆奄魏忠賢黨竊據朝政，和一般正人君子不能相容，黨論方興。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和忠端公為同志，常在夜分過忠端公邸寓，屏去左右，密論時事。當時獨梨洲以年幼長子侍側，耳聞目接諸公談笑，所以得盡知朝局清濁之分。後來忠端公以劾奄媼魏忠賢客氏削籍歸里，隨又和高攀龍等被逮。是年閏六月，忠端公卒於詔獄，其時梨洲年十七歲。

梨洲自得凶問以後，就日懷報仇之念，過了兩年，果然進京，實行那番轟轟烈烈的事實，下文再詳。事畢，約同難弟子，共設祭於詔獄中門；由魏公子學濂撰祭文，朗誦未畢，諸子弟就不由得一個一個的都嚔啞大哭起來，而這時的旁觀者也不免大受感動，掩面痛哭。其時就有左右以此項消息入告莊烈帝，莊烈也不禁歎道：『忠臣孤子，我心裏也可憐他們呢！』是年冬，梨洲奉忠端公

柘南回，過鎮江，有寺作佛事，他因走進去看，則有神位書忠端公姓名，前設伊蒲之饌；他就向着神位跪拜，伏地痛哭；惹得一寺之人都大為驚駭不止。

忠端公喪歸以後，即於次年卜葬，由門人徐忠襄公石麒為狀，嘉善錢相國御泐為銘。其時越中人士在逆案者甚多，眼見天子有表彰忠義之事，因妒生忿，乃出而為難。遂不得已於數年後遷葬，由文文肅公震孟為銘。崇禎十五年壬午，建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山本為呂氏書屋，用官價百金買之。同邑在逆案以太常卿回籍者蔣某，又陰謀掣肘，嗾使其黨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為之不平。時兩馮公中丞留仙元颺、尙書鄴仙元颺、陸文虎符、萬履安秦、劉瑞當應期等十餘人會哭祠下，祭文傳播；文中刺邑紳黨奄自旌，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奄黨又羞又憤，更附會風水之說，造謠中阻，賴有劉念臺先生作書以告當事，久而後定；而奄黨也心不自安，咋舌而死。後來清兵南下，魯王監國海上，官兵屯西石山，忠端祠被毀，抽取木材為火，有司無所致祭。梨洲其時正在

馳驅王事，聞到這個消息，就爲之泣然流涕。後來在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姚督學王顥菴倡議重修，乃就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梨洲著有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以記其事。後來餘姚大水，祠屋遂沈。乃由清名臣徐健菴等數人捐俸遷建於新城內南門之左，梨洲著有遷祠記以記其事。

梨洲紀念他的父親，除此之外，并著忠端祠神弦曲一卷，以供祭祀奏樂時所用；又集忠端公祭墓碑銘爲正氣錄，刻之；又邀曾波臣畫師到餘姚依忠端生時畫像，畫一幅像，張之影堂。後來家中遭變，遺像喪失，直到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畫師黃子期自杭州冒暑往餘姚訪梨洲，因令依忠端絕命詩中伍員識語，繪爲潮神圖。

至於梨洲的母夫人姚氏，在幾百年前的舊社會中，也是一位備嫺禮訓的女子。當忠端公的凶問傳到家中以後，她時常慟哭至於暈絕。梨洲眼看着過意不去，總是用苦言去勸解她，而她就對梨洲道：『你要想解我的悲慟之懷，祇要切

莫忘記你祖父的粘牆書示「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的教育就得了。」梨洲受了她這番教訓，就大聲痛哭一場。她看見梨洲如此情形，就心知他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子，一定可以復仇的，於是纔止住不哭。當鯤溟公病危的時候，梨洲徒步出門，行數百里，去買上好棺木，也是因為受了她教訓的原故。鯤溟公在活着的時候，因為他的長子忠端公雖然是生前在朝顯貴，但因操守廉潔，所以死難以後，并無私蓄，就命他其餘的三個兒子和忠端公所遺五孫，共計八人，平均分析家產為八份，每人攤得一份。但自鯤溟公死後，梨洲的三位叔父就力翻鯤溟公的前議，以孫不得和子享有同等的權利，於是復將家產均分為四；而梨洲兄弟五人則共分攤得四分之一。姚太夫人因教訓她的兒子道：「你們祇要能讀父親的書就好了，至於先人產業的有無，是不足計較的。」當崇禎末年，梨洲和兩弟宗炎，宗會，很有文名，而四弟宗轅也正在習科舉業，她眼見兒輩前程很有希望，心下非常快活，因而憂念忠端公的心思乃為稍解。後來宏光即位南

都，黨禍復興，阮大鍼想一網打盡那一般清流。其時梨洲身居鄉里，也在通緝之列，形勢極危，惴惴不能自保。她因歎道：『章妻滂母，乃萃於我一身以兼爲之麼？』意思就是說她丈夫受害，因而自己歷受磨折；如今她兒又要大禍到頭，自己如何得了呢？

崇禎十六年，姚夫人五旬壽辰，時距忠端公死已十年，天下想望風烈。於是同邑施忠愍公邦曜將赴召拜官，乃先期來祝壽。而當壽辰這一天，則有劉念臺先生製序，命其子伯繩親到黃竹浦黃家去祝壽。其時大會賓客，并張樂演戲，當演鳴鳳記，至楊椒山寫本的時候，姚夫人就聯想到她丈夫疏劾奄媼，以致遭受慘禍的情形，不覺一陣心酸，失聲慟哭。

後來清兵南下，越中大亂，梨洲因爲避兵避匪，就奉姚夫人東遷西徙，三十年之中，流離飄泊，幾乎沒有一定的住所，其歷受千磨百折的苦難之狀，就可想而知了。而當他起軍越中，從亡海上，（詳下）反抗清師的時候，清廷正在下

詔，頒布天下，凡有勝國遺臣不順命者，令有司抄錄家口上聞，以便究治。他得到這項消息，就不免歎道：『皇上因為我是忠臣之後，所以信托我，而我也所以就戀戀不忍別去。但現在老母身危，方寸已亂，我不能做姜伯約了。』於是陳情監國魯王，密從間道歸家。

順治十年，姚夫人六旬壽辰，當時四方賓客來祝壽會讌的很多，就中如甬上萬履安，則以所作正氣堂壽讌序來祝；宜興陳少保於庭及公子定生，也寄詩爲壽。而當康熙二年，姚夫人七旬壽辰的時候，明宗室之反抗清廷者，已陸續亡盡，海內相安，太平無事。梨洲於九死一生，患難之餘，遭逢家慶，心下就不免百端交集，萬分感慨。曾作兩首七律，第一首中有句道：『白首有兒仍向學，浙河此母尚安全；』而第二首則寄託尤深。

『應知氣運關天下，不在衰宗門戶邊。爲痛名儒離膝下？（八月方有澤望之變）且憐賀客減當年。錦屏玉軸書官爵，紫綬金魚列象賢。共識前朝老

母在，無煩餘事亦流傳。」

而當康熙十二年，姚太夫人八旬壽辰，則有孫夏峯寄壽詩一章爲祝，李映碧寄所著鶴齡錄爲壽，巢端明也作壽文以祝，梨洲有謝祝壽諸君子詩。四首中有兩首道：

『八十年經幾切灰，春風不復到枯菱，粧臺都向王家盡，留取青銅自獄來。』（先公殉難時，留一古鏡。）

『盲風惡浪迎扶桑，故國飄零只數航，唯有東林老寡婦，手裁紅絹寄娥皇。』

康熙十九年，姚夫人卒，年八十有七，梨洲并作一篇行狀，上明史館，請求表彰。此文載入南雷文約，題目叫做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四 難兄難弟

梨洲兄弟五人，但以他和宗炎字晦木的，及宗會字澤望的爲最有名於時。因爲忠端公早經身故，而且時遭亂離，所以晦木和澤望自幼無師，就由梨洲自己去教他們。後來他們兩人也讀書成名，於是和梨洲自己，一共三人，都成爲浙東名士，當時乃有『東浙三黃』之目。而凡考官之入棘闈者，總設法想搜查他們的考卷，錄下來，以出其門下爲榮。比如在丙子年，李映碧做考官，就設法去搜澤望的卷子，而偏不能得，心下非常恨惜；己卯年，陳臥子做考官，又設法去搜晦木的卷子，也偏不能得，心下也非常失望。而梨洲的遭遇，就更奇了，當他在南闈赴考的時候，則搜者在北闈，却不曉得他所下的是南闈；而當他在北闈赴考的時候，則搜者反在南闈，却不曉得他所下的是北闈；於是兩回都不能得，全弄錯了。

清兵南下，梨洲起軍浙東，晦木和澤望都隨營効力。晦木因爲對於政治軍事活動很利害，是以常遇不測的危險。明馮侍郎京第嫂是晦木的岳母，當馮軍敗

亡的時候，馮嫂逃匿其家，事發，官方論以死罪，梨洲乃以計脫之。後來又因為收寄慈湖寨主沈爾緒的妻孥，事發，又為官方指名通緝。既被捕，梨洲就歎道：「這回是一定不能免死了！」但終於為人所救出，未至於死。平時嘗和兄弟輩讀書談道，在窮岩冷屋之中，當霜落猿啼之夕，切磋琢磨，嫣然相對，很足以互慰岑寂呢。他精於象緯、律呂、壬遁之學，和其兄梨洲彷彿，但頗有獨到的地方。

澤望性尤狷介，梨洲稱他為古之所謂「隘人」。讀書治學，精而且勤。起先，治十三經，考證論列，極為精覈，梨洲自稱終不及他。至於天文、地理、金石、象數、卦影、革軌，以及藝術、雜學，都去冥搜博覽，和梨洲相同。而其所作詩和文的風格，在最初，所走的路和梨洲頗有出入；但後來終於相同了。至於理學，則自宋歷元至明，七百年來，所傳諸儒，計有一百多家，澤望和梨洲都能道出他們的門戶宗旨，離合是非之所以然。但自明亡以後，澤望就態度

忽然大變，出家做了和尚，浪游名山；但總是孤憤絕人，嘗徬徨痛哭於山顛水邊之際；終於得鼓脹病死了。梨洲爲他做墓誌，題目叫做『前鄉進士澤望黃君擴誌』，載入文集；又因他的詩文著作體例各異，散漫在日記之中，零零碎碎的，不相條貫，而且日記的數量又有數十束之多，就爲他整理選擇，另錄成爲一集，名曰縮齋集，并爲其集作序。序文汪洋闊肆，沈冤淒結，音節非常的悲憤蒼涼，載入文集。

五 夫婦及子孫

梨洲年十六歲，就娶餘姚氏女爲妻。葉氏是廣西按察使葉六桐的長女。既嫁以後，曾得侍奉其翁忠端公三月。忠端公很愛重她，當就逮的時候，留家訓一章，文中有道是葉氏媳很賢孝。梨洲在行朝，以職方兼御史，徵例葉氏得封安人。康熙十五年，葉安人卒，就由第二子主一寫一篇行實，以徵求海內名人

的文字來傳他的母親；并親寫一封長信給顧亭林，求爲其母作文以傳。此信載在學箕初稿題目叫做上顧亭林先生書。當他把這一篇行實做成，呈給梨洲看的時候，因見文中不免有鋪張的地方，梨洲就特地做一篇庭誥告誡主一，這篇文字是如何不應該如此去寫，以及如何是應該的；一面并囑他的門人鄭禹梅作墓誌銘。

梨洲生三子，以主一最能世其學，著有文集，曰學箕初稿。晚年曾得一幼子，名阿壽，非常聰慧，五歲而殤，梨洲哭他，非常傷心。曾在葬後作一篇擴誌，描寫兒女瑣屑之事很詳細，載入文案，題目叫做亡兒阿壽擴誌。後來他因爲追念壽兒，不忘於懷，就時時形之夢寐。詩歷中載詠壽兒的詩極多，如葬壽兒、夢壽兒、上壽兒墓、思壽兒、哭壽兒墓等。現在擇錄一首夢壽兒詩於下，我們從詩中，就可見他傷心痛愛之一般。

『自從兒殞後，無日不寒霖，天意猶憐汝，老夫復何心。看書皆壽字，入

夢契中陰，一半黃髯在，還留白自今。」

此外，梨洲有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在諸孫之中，他最鍾愛女孫阿迎，也是因爲她異常聰慧。但不幸七歲就殤了，梨洲哭她也非常傷心；也爲她作一篇墳誌，描寫弄孫瑣細之狀，也是生動靈活異常。此文也載入文案，題目叫做『女孫阿迎墓塋』。詩歷中也嘗有哭女孫阿迎的詩。

三 學生生活

梨洲自幼年垂髫讀書，就不喜歡瑣守章句。當他隨忠端公在甯國府推官任上的時候，曾於天啓二年，以十三歲的童子由甯國赴餘姚去應那城的童子試，偶然打從一所空樓經過，聽得樓中有人聲笑語和奕棋之聲，當時心下就不覺詫異；并且因此種好奇的心理所驅使，就獨自一人趕忙爬上樓去，看一個究竟如何。等他上得樓來，就一眼望有五六個人在那裏，見他來了，就急忙的慌慌張張，

張一溜烟逃散了。他於是毫不畏避，很勇敢的緊隨他們後面去追。但是追到後來，終於追不着，并且連人的影子也不見了；但見有五通神的像設在那裏。他這時望見五通神像，絲毫沒有迷信的心理，所以只管望着發怔，而一點也不嚇怕。於此我們就可以知道他自幼就是一位大膽童子，所以就無怪他後來以一介儒生而兼游俠之行，做出一些驚世駭俗的事業來了。

天啓三年，梨洲年十四，隨忠端公在京邸，其時他已經補仁和和博士弟子員了。忠端公就課以舉業，拿些時文課藝教他去讀。他却不甚留意，在完課之餘，嘗在書架上翻閱諸子百家經史等類各種書籍，并且還在暗中私買許多小說看。這看小說的一件事，在世家子弟，算是一種不正當的嗜好；所以他起先是瞞着家人的，爲的是怕受責和禁止閱覽。但後來給他母親姚太夫人知道了，就去告訴他父親忠端公。忠端公可算是一位通人，既得知了，并不去責罰他，却反而道：『由他去看罷，多看小說也足以啓發他的智慧咧！』



深夜讀書

關於他少年的學生生活，還有一段逸事，就是當他十七歲的一年，忠端公被逮入京以後，他一人在家中書房裏讀書，用功很勤，嘗讀到深夜纔去睡覺。而在這一年的冬季，有一架讀書用的油盞燈，靠近在書窗下的，燈炷上嘗吐出些細珠，如芥子一般的大小，顏色發青。此珠的體質極為堅固，牢不可破。自從發生的第一天起，接連經過一月有餘，每日夜間都是如此。并且每一終夜所吐

出的青珠，其數量總得有一圭撮之多。當時就有人道這些都是草舍利，佛門中的寶物，輕易不會發現的。這雖然是近乎神話，但也很有趣呢！

忠端公既被逮，就動身進京，由梨洲親送到郡城。忠端公

在路上就對梨洲道：『讀書的人不可不通古今史事，家中書架上所藏的獻徵錄，可以翻出來略看一下。』梨洲自受此教，就在後兩年十九歲的時候，發憤讀史，自明代十三朝實錄起，一直上溯到二十一史，每天看一本，隨時用筆加以圈點；從天剛亮起頭，一直用功到深夜雞鳴纔止。如是者共計兩年，纔把這些史書看完。

而當他送他父親到了郡城，就有他父親的一位好朋友劉念臺先生在蕭寺之中代他父親餞行。念臺就是郡城裏的人，是明朝的一位理學名臣。他父親因教他執業於念臺先生的門下。自此，他於是就做了念臺的一位高第弟子了。

後來，他在崇禎三年，二十一歲的時候，到了南京，這時殺父之仇已經報過，名震天下。就以一個清貴公子，每天和一般世家子弟往來酬應；并且因得交結一般寓在南京的賢豪長者。就中如廣東的韓孟郁上桂，福建的林茂之古慶，黃明立居中，和蘇州的林若撫雲鳳，都是有名於時的詩人，梨洲都和他們有往

來；而尤以韓孟郁往來尤爲密切。因爲孟郁的官署和梨洲的住所乃是緊隣，相隔祇有一牆，牆根有一顆大梧桐樹，其上枝葉所覆蓋的面積約當一畝廣闊。孟郁讀書於梧桐之西，而梨洲則讀書於梧桐之東，所以每天朝夕都可會面。而這四位老詩人就都授以作詩之法，漢魏體是如何作法，以及盛唐詩是如何作法；假如學詩的人於抑揚聲調之間，規模不似，這乃是由於不善用其所學，和見解不到，如此就不免流入於中唐晚唐和宋元之體了。其時梨洲很能領路他們教訓的大意，因和他們唱和往來，所作的詩很多。

梨洲自十七歲上，忠端公被逮，死於詔獄，其後大概總是往來於都邑城市之間；而且逆黨因爲他是孤兒，關於忠端公的築墓和建祠之地，就時嘗欺負他，阻撓他，如此紛紛不已，以致他更沒有功夫去理經生之業。自從這回到了南京和諸世家子弟往來交游，其時宣城沈眉生也移寓南京，於是從中因和眉生結識。眉生就勸他習科舉業，并爲之開導理路，諄諄講習。於是梨洲就在這一年入

場屋應試，但不幸榜發之後，他竟「名落孫山」。及他在回家去的時候，路過京口，和文肅公相遇，就來到文肅舟中，以落卷呈給文肅看。文肅不禁大加贊賞，很以他後場為可惜，為之嗟歎者久之；并安慰他道：「你到後來是要以大著名世的，這一時的得失實在是不足計較的呢！」

四 黨錮生活

一 北京游俠的報仇生活

這裏所敘述的就是梨洲個人邀其同志和明末一般亂國害民的好黨小人奮鬪的歷史。最初自忠端公被害之訊傳至餘姚之里門，梨洲就下了決心，要去報仇。後來到了十九歲的一年，就立意實行去了。於是離別家門，袖藏長錐，并且草就一份頌冤疏，隨帶身邊，啓程入京。路過武林，遇華亭名士陳眉公於西湖，

因取出疏草，呈給眉公看，請求改正，眉公就在座上爲他隨筆改訂。

梨洲到了京師的時候，逆奄已被誅死，莊烈帝并下詔褒卹死奄難者，贈官三品，賜與祭葬，并蔭一子。梨洲既得旨，乃詣闕謝恩。這時他調查得還有六個仇人，就是曹欽程、李實、許顯純、崔應元、葉咨、和顏文仲。欽程乃是奉奄旨諭劾忠端公至於削籍者，而李實則爲造成丙寅黨禍，置忠端公於死地之人。梨洲至是，乃先上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得旨，着刑部作速究問。其時欽程已入逆案。而李實則力辯劾疏原文并非是他自己所作，乃由逆奄取其印信空本填寫，所以墨在硃上；又暗中使舉人袁某送梨洲三千金，請求他不要做質證。梨洲拒絕不受，并一面奏稱：「李實在今日猶能公行賄賂，那麼，他的辯詞之爲捏造，可想而知，那裏可以相信咧！」於是在會訊對簿的時候，以錐錐之。但是丙寅之禍乃由空本填寫，這乃是一件事實，因此李實乃得減死。

崇禎元年五月，刑部會訊許顯純、崔應元。梨洲在對簿的時候，就袖出長錐

，錐顯純，皮肉破碎，渾身是血。顯純忍痛不過，乃咆哮道：「我乃是孝定皇后的外甥，按律有議親之條，不應該受慘刑之待遇的。」梨洲就在庭抗辯道：「顯純和逆奄當日互相勾結，造成冤獄，以致忠良盡死其手，應該和謀逆之罪同樣受刑事處分的。至於講到謀逆，則雖以親王如高煦、宸濠，尙且不能免於被誅，何況區區不過是皇后的一個外親呢？」於是庭上終於判定顯純和應元處斬，妻子則流徙充軍。這時梨洲又以拳毆擊應元之胸，并拔其鬚鬚，携歸而祭之於忠端公神位之前。

至於葉咨和顏文仲乃是獄卒。當顯純做大理寺卿和應元承順逆奄的旨意拷問忠端公的時候，忠端公和其他死難諸忠臣就是爲葉顏二人所手害的。這時梨洲就和吳江周忠毅公的兒子廷祚及光山夏公子承同去錐擊葉顏，二人隨就受傷倒地死了。

這時梨洲以一個十九歲的少年，孤身萬里，慷慨進京，報殺父之仇，以大無

畏的精神，做出這一番驚天動地的舉動，所有逆奄的餘黨固爲之膽戰心驚，不敢露面，就是當時一般朝野上下也沒有不震驚於他的俠烈之大名的了。

二 南京盟社的政治運動

梨洲在崇禎三年到南京的時候，就由金壇周儀部仲馭鑣招入復社，一時士大夫和一般世家子弟都和他相交往還；有時批評朝政的得失，其議論很足以左右一時的風氣。而在這一年的應試榜發之後，就由太倉張天如發起招集同志，大會於秦淮河的畫舫之中；一時在會的一般名士有楊維斗、陳臥子、吳梅村、萬年少、蔣鳴玉、吳來之、沈眉生、沈治先，梨洲先生也在內。

崇禎十一年戊寅，梨洲又到金陵，這時逆奄餘黨又起而執掌朝政，東林黨人如周仲馭、沈眉生、陳定生、吳次尾、和梨洲等人，雖然時常主持清議，批評朝政得失，監督執政諸公；但有時得勝，有時也不見得勝，所以終於不能打倒

奄黨，以大有裨益於時局。其時三吳君子就有人想法姑取寬容政策，容納奄黨中之一人以爲同志，使其擔任兩方奔走調停之事；以爲像這樣去做，庶幾就可以使東林黨人稍稍得有出頭的機會；於是大家商議之下，都認爲阮大鍼和在朝奄黨最爲親暱，所以要算是一個最適當的人物。而大鍼在這時也有心想攀附東林以增高自己身價，及聽到吳中君子要想借重他的消息，心中就不勝之喜，以爲是求而不得千載一時的機會，因就鬼鬼祟祟的在吳中放出話來道：『假如諸位能放開一條生路給我走，好教我痛改前非，和諸位同去做一個正人君子，那就真如同是生死人而肉白骨了！從此，終身決不敢忘大德；諸位要怎樣利用我，我是無不盡力効勞，雖赴湯蹈火也所不辭的。』於是就在南京大事招搖，賄賂公行，置酒高會，以招徠天下之士。其時一般君子受他牢籠的，已經有一大半了。而在這所已經受他牢籠的士大夫之中，就有些籍隸吳下的恐怕周仲駁不答應，因在半路上去邀他相約會議於虎邱。而不肯附和的人，如張天如、吳來

之，就去把這種陰謀告訴仲馭。互相商量，還沒有結果。而在這個時候適當沈眉生保舉入京，劾阮大鍼妄劾條陳，鼓煽作亂。大鍼遇到這種打擊，纔把野心收回，不免心灰意懶。而周仲馭就和陳定生、吳次尾、草南都防亂揭以攻擊大鍼的陰謀。這時顧子方就道：『阮大鍼算來本是我祖父忠憲公的罪人，所以此揭列名，我當居首。』於是以顧子方名列第一，其次就列天啓忠臣死難之家的子弟，就推梨洲居第二名，再次就是左碩人、左子直、沈眉生、沈崑銅和魏子一等，凡天下名士皆列其姓名。大鍼聞知這項消息，心想要從此去攀附清流是絕望了；并且見他們的聲勢如此之大，如同青天霹靂一般，直嚇得他閉門謝客，不敢出頭，幾乎咋舌欲死了。

此外，有一回梨洲約同天啓忠臣死難諸子弟，大會於桃葉渡。恰值大鍼在秦淮河中游船，打從桃葉渡經過，梨洲就和這些子弟們一擁上前，立在渡口，齊聲破口，對大鍼大罵一番。把大鍼本來游河的一團高興弄得霧化烟消，就如澆

了一頭冷水一般，心中又羞又憤，直把這些公子們深深的恨入骨髓了。

崇禎十二年己卯，南京舉行解試，四方名士相率會集應試。這時就有張爾公、陳定生、吳次尾等發起組織國門廣業之社，一般名士盡行加入，大概都是南都防亂揭中列有姓名的人物，梨洲當然也在其內。而就中和梨洲最親暱的就要算是張爾公、侯朝宗、梅郎三、沈崑銅、冒辟疆、顧子方、陳定生、方密之。梨洲和他們這一般公子們沒有一天沒有不會集的，并且每次會集總是酒食徵逐，接席連輿，極盡朋友豪興過飛之樂。而當酒酣耳熱之際，大家滔滔議論，四座風生，嘗以阮大鍼爲談話消閒的資料，你一口，我一舌，直把一個阮大鍼說得出乖露醜，窮形盡相；及至譏刺到了極滑稽的地方，就不覺引起大家一陣陣的鬨堂大笑。

崇禎十七年甲申，北都既陷，福王即位於南京，有詔徵梨洲。梨洲就到南京，伏闕上書。其時馬士英做宰相，而阮大鍼因爲士英設謀迎立福王之功，就乘

機被士英引薦，驟起用事。大鉞既上臺得勢，就一心要報復從前受東林、復社黨人污辱的仇恨。平素怨毒所集，一朝暴發出來，就如瘋狂了的猛犬一般，見人亂咬。於是就按照南都防亂揭中所列姓名，搜集起來共得一百四十人，造成蝗蝻錄，以東林爲蝗，以復社爲蝻，心想把他們一網打盡。并上疏請搜補社黨，疏中有句道：『照得東林老奸，如蝗蔽日；復社小醜，似蝻出田。蝗爲現在之災，捕之欲盡；蝻爲將來之患，滅之勿遲。臣編有蝗蝻錄，可按而收也。』這時梨洲身在餘姚鄉里，就有同里奄黨某君首先糾劾劉念臺先生及其三大弟子，就是祁都御史世培、章給事羽侯，和梨洲以爲正是蝗蝻錄中人物；繼而里中奄黨徐大化之姪，署光祿丞者，又特上疏糾劾梨洲。於是梨洲就和顧子方一同被逮就問，陳定生則爲校尉縛至鎮撫，而周仲馭則下獄論死，其餘如沈眉生、吳次尾、沈崑銅，都因通緝而相亡命，至於左碩人和左子直兄弟則避入甯南侯左良玉軍中。這時梨洲等一般被逮之人，性命都危在旦夕，惴惴不能自保。其

時恰逢掌院官是鄒虎臣，虎臣和顧子方是親戚，就故意遲發駕帖，以為遷延時日之計。不久，清兵南下，渡江，南都陷，獄中囚徒四散，梨洲因得乘機出獄，就沿路慌慌張張的趕忙逃回浙江餘姚故里去了。

五 政治生活

一 政治事業

梨洲生平的政治事業可以分爲兩大段落：其在清兵入關南下以前，所謂政治生活，則爲主持清議，抨擊奄黨，例如上文黨綱生活中所敘述者就是的，這是屬於前期的一個大段落；其在清兵入關南下以後，所謂政治生活，則爲革命的排滿運動，手提諸軍，出生入死，例如下文軍事生活中所敘述者就是的，這是屬於後期的一個大段落。而所存在於其理想之中之全盤的政治抱負，但未嘗及

身一爲實現於行事者，則一託之於其所著明夷待訪錄一書，例如下文政治思想中所敘述者就是的。最後，則今之江湖會黨，其傳統的排滿思想和運動，據彼黨中人物自稱，乃是祖述鄭成功、張煌言之遺志，而考梨洲遺著之中，其關於鄭張二公的記載特詳，如賜姓本末和鄭成功傳是傳鄭成功的；又如兵部侍郎張水張公墓誌銘，張元箸先生事略，思舊錄中關於煌言之記載，以及詩歷中詠張司馬諸詩都是傳張煌言的。梨洲和煌言既屬世交，且曾在海上共事，抵抗清軍；而煌言又曾佐鄭成功率閩軍，入東南。我們由此種種旁證，固然可以斷定梨洲和明末時初期的會黨是有關繫的。并且據全謝山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梨洲於浙東起軍抵抗清軍，事敗之後，『雖杜門息影，然位在列卿，而江湖俠士，多來投止，』分明說他和當時一般江湖會黨中的豪傑的確是有往來，并爲主持事務。這又是一個強有力的本證了。據此，可知梨洲對於數百年後之清末革命排滿運動中之政治事業，也是極有大功呢！

此外，關於梨洲的政治事業，還有可以得而述者，現在就約略敘之於下。梨洲乘清兵陷南都大混亂的時期，逃出獄門，很狼狽的逃回浙東。其時魯王監國海上，將授梨洲以職方的官職，隨又因孫嘉績和柯夏卿兩人的推薦，乃改授監察御史。其時江上諸軍，都由朝命統歸荆國公方國安節制；所以方國安的軍權最大。而馬士英和阮大鍼竟輾轉竄入國安營中，要求入朝拜見。魯王不許，因命下羣臣會議，多主士英當誅。熊汝霖恐怕他挾國安以爲禍患，就用好言向大衆排解道：「現在不是殺士英的時候，正應該教他去帶罪立功以自贖呢！」梨洲就道：「馬士英不是不應該殺的，不過諸位沒有殺他的能力啊！春秋時代的孔子眼見陳恆弑其君，自己那有能力去殺陳恆呢？但總不能說陳恆是不應該殺的啊！」熊公聽了他的議論，心下非常折服，因謝過不遑。是年十二月，兵部主事王仲爲進梨洲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歷，奉旨頒行海內。浙東既陷，清廷按名緝捕梨洲之檄屢下，因奉太夫人徙居化安山丙舍以避亂。

魯四年己丑，監國還至海上，梨洲赴行朝，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六月，定西侯張名振由南田復健跳所。七月，梨洲和大學士沈公寅荃、劉公沂春，尙書吳公鍾巖、李公向中，侍郎孫公延齡，右僉都御史張公煊言，扈從監國到健跳所。時以王翊禦清軍最出力，梨洲因上一疏，大意道是現在諸營各官，文則稱爲侍郎、都御史，武則稱爲將軍、都督，以相誇耀；惟有王翊一個人忠心王室，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強，應該優加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捍衛海上。監國從其言，乃授翊右僉都御史；明年，晉翊兵部右侍郎。其後，梨洲因從亡海上，恐家中受禍，乃陳情監國，乞歸。

魯六年辛卯，夏秋之交，梨洲遣間使入海，密告監國以清兵將大舉進攻的消息。順治十一年，定西侯遣間使到梨洲鄉里，商議恢復大業，不意走到天台，就被清人所執。審訊後，清人既得其政治秘密，於是又按名捕緝梨洲。其後慈水寨主沈爾緒以妻孥託寄黃氏，事泄，梨洲又遭名捕。以上兩回遭捕，都是僥

伴脫死於毫釐之間的。

到了康熙元年，壬寅，永歷帝在雲南被害，明統完全滅絕，梨洲於是就一面飾巾待盡，一面就是在是年夏季著明夷待訪錄，條具爲治大法，意在用以垂教於後世的。但是還沒有著完幾章，因所居遭火災，就中間擱筆，沒有去續做；并於九月徙居藍溪市。次年癸卯，故居重建一新，又從藍溪市遷回；於是整理殘帙，由其子某請將此著完稿，因於是年冬十月陰雨期中，就書窗之下，加以削筆，全書乃成。因歎道：

「昔王冕做周禮著書一卷，自語「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稍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且，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明夷待訪錄序）

二 政治思想

現在就依據明夷待訪錄把他的政治思想約略分析於下，計有五大節目：就是民主思想，法治思想，教育思想，經濟思想，和軍事計劃。

(一)民主思想 現代人有一句口頭禪，就是『共和國的元首（就是大總統）乃是人民的公僕』。而梨洲，在三百年以前，就認為一國的元首，是要任天下之勞怨的。天下有公利，無人去興，就要由他去興；天下有公害，無人去除，就要由他去除。天下既不能無公利和公害，就不能沒有元首。所以元首是不容易做的，必須才德兼備之人纔行。反過來說，一國之需要元首，並不是因為天下有大富和大貴，沒有人去享受，因此就要他來享受的。所以他道：

『……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明夷待訪錄原君）

假如做元首的不明白他的責任，而以爲天下是他的私產，他是應該來享福的，并且這種的產業是應該傳給他的子孫萬世無窮的。那麼，如此，則他不獨不能爲天下服務，却反爲天下之大害，這如何能算是設君的道理呢？既然如此，則人民忿忿不平，就要起來革命了。所以他道：

『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密絨滕，固扁鑄，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同上）

他認爲君和臣是一樣的爲人民服務；所不同者，就是各自分工做事，不過職務有大有小而已。所以君臣之設，是爲合作以爲天下服務的，所以臣不是爲君而設的。假如我們誤認以爲臣是爲君而設的，那麼，就失去設臣的本意；而臣的職務就怠荒了。所以他道：

『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

『夫治天下，猶奄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乎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惟嬉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同上原臣）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同上置相）

他更認爲天下之治亂，不是以一姓之興亡爲標準，而是以百姓之苦樂爲標準的。假如百姓樂，則天下就算是治；百姓苦，則天下就算是亂。至於一姓之興，而百姓依然痛苦，則天下仍然不能算是治；并且至於一姓之亡，而百姓反而快樂，則天下到反而不能算是亂。他這番議論就來得更徹底了。我們且看如今所謂極左傾思想，如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其最後目的也不過是爲世界

大同，芸芸衆生，大家快樂而已。這不就是和梨洲所謂百姓之樂纔算是天下之治的意思一樣麼？所以他道：

『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同上）

（二）法治思想 他認爲法律是爲保障天下人民的權利而設的，不是爲圖君主一人之私的便利而設的；所以他說：

『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非法之法也。』（同上原法）

必定要如此，然後所謂『有治人無治法』，這一句古代格言，纔當真可以用。假如誤認以爲法律是爲君主一人之私的便利而設的，則雖有法，也和無法一樣；并且像這樣的有法，還不如無法；因爲無法固然不好，但還不至於發生像在這樣的有法情形之下所產生的害處呢。所以他發出攻擊的議論道：

『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

『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嚶嚶然日唯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慾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同上)

假如法之設立的意義是這樣的，則所謂『有治人無治法』這一句話，就不能適用了。必須要反過來說：『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呢！

(三)教育思想 梨洲的教育思潮是一種實用的培植真才的教育思潮，而不是

一種牢籠人心愚民政策的教育思潮。現在就略敘其主張於次：

(甲)郡縣學官 郡縣學官不是由官廳委任的，而是由公議聘請的，所以他的地位和身分比現在一縣的教育局長和縣立學校校長還要高些。因為他在郡縣之中，對於長官，是以師友自處的，而不是長官的屬員。學官之下分設五經師，兵、法、歷算、醫、射，各有師；換一句話說，就是分爲文、理、法、醫、及軍事各科。學官的職務還有的是管領教育款產，監督出版界和著作界，（不使有無益的書籍發行）批評和監督一縣政治的得失，和整頓一縣的風紀。

(乙)太學祭酒 太學祭酒就和如今的國立大學校長彷彿。他的講學連天子和宰相、六卿、諫議都要去聽講的。他的地位和身分比宰相是相等的。必須是當世的大儒纔可以擔任。其太學生，除由各州縣每年派送學成的弟子員經太學考取入學的以外，天子之子和大臣之子都須就學於太學。

(丙)科舉考試 科舉考試不是用空疏的八股文章，而是用墨義的古法，就是『使爲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于前，而後申之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明夷待訪錄取士上) 其考校細目，則做朱子議。

(丁)其他取考試法 他的教育主要方法是在取士寬，而用士嚴；而不是別士嚴，而用士寬。因爲取士寬，則不至埋沒人才；用士嚴，則僥倖入仕者少。反之，取士嚴，則人才難免埋沒；用士寬，則難免有僥倖的投機分子，濫竽充數。所以他除科舉以外，還兼用別的方法，以拔擢真才，以爲國家之用。其用意就是在，取士寬，而到了國家當真錄用的時候，則選擇極嚴。而所謂科舉以外的其他方法，則有八種，就是：薦舉、大學、任子、郡邑佐、辟召、絕學、和上書。

(四)經濟思想 他的經濟思想可以分爲六個節目，就是：農業、工商業、民

生、國用、賦稅、貨幣。關於農業，他是主張井田恢復，而用輪種之方法的；至於其他田制，是反對的；就是比較良好的田制，如董仲舒的限民名田之議，也是不贊成的。關於工商業，則主張獎勵和開創，而對於傳於傳統的誤謬思想，所謂崇本抑末和百工小道之說，是表示反對的。

關於民生，則在先使其樂生，然後使其更進於富裕。其法則在復井田，薄田賦，減稅斂，制銅幣法，制紙幣法，革除不經濟的習俗，嚴禁耗費的蠱惑，節制無益的奢靡；而後人民就得歸真反樸，崇尚節儉。崇尚節儉，就是利用厚生之道。所以像這樣去做，則所謂大富就不期集而自集了。

關於國用，則主節儉，而不可濫用；所以要想救田賦之弊，則在恢復井田；而要想救百物賦稅之弊，則在反積累以前而爲之制。其他關於地方教育經費，及軍費，也有相當的具體計劃。

關於賦稅，則在田賦，主復井田，并須以下下爲則，什一而稅。在百物之稅

，則須反積累以前而爲之制。就是授民於田，以什一爲原則；而未授之田，則以二十一爲原則；至其戶口，則以爲出兵和養兵之賦。在徵收方法，則主稅物，而不主稅幣，所謂任土所宜，物賦所出者是也。換一句話說，就是當地出產什麼物品，其賦稅就用此種出產品來應供，所以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桑麻。

至於貨幣，則有鮮明之主張三項：就是廢金銀，行錢法，和行鈔法。因爲在當時要想天下安富，則必須金銀廢止，不得作爲貨幣使用。因爲當時金銀量少，供不應求，金銀不廢，則人民交易納稅，必感極大困難。但是單廢金銀，還不能算數；必須要繼之以行錢法和行鈔法，所以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

(五)軍事計劃 他的軍事計劃的第一步在改訂兵制。其法就是在使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而天下養兵之餉，則當取之於戶。其法如下：

「其取之口也，教練之時，五十而出二；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戶也，調發之兵，十戶而養一；教練之兵，則無資於養。」（明夷待訪錄

兵制一）

此外，提倡武事，則須使文臣知兵，做一個用武人之人；換一句話說，就是教文人要有將將之才。至於武人，則祇可以將兵，而不可以將將。又必須使文武合爲一途，使書生知道軍事學識并非他的分外之事；而同時爲武人者，也要教他明白，親上愛民是他的本職，并非僅以粗暴鬪狠爲能事的。

六 軍事生活

梨洲的軍事生活，可以分爲三大段落，就是：起軍，從亡，和乞師。現在就依次敘述於下。我們於此還須要知道的，就是，他的軍事生活是自明朝南北二都相繼陷落，清兵南下以後，纔開始的。至於在此時以前，他雖然也很熱烈的



世 忠 營

幹政治運動；但是和軍事是毫不相關的。所以他開始他的軍事生活，是以一個書生去幹的，事前並沒有什麼實際經驗。

(一) 起軍 當清兵破南京，入浙江，東渡錢塘的時候，就有餘姚本籍的兩位明朝舊臣，一個是前吏科給事中熊公雨蒼，一個是九江道僉事孫公嘉績，起軍江上，手握一旅之師，畫江爲守。這時梨洲就和他的兩弟，晦木和澤望，毀家勤王，親率家中子弟僮僕，一切上下人等，手執刀槍等類的兵器，加入行陣。至於家中婦女婢媪，則專司埋鍋造飯事宜，以供軍實。此外，并糾合黃竹浦里中子弟好幾百人，組織成軍，駐札江上，當

時人都稱之爲『世忠營』。梨洲并一面親率他的弟，徒步到蒿壩去親迎魯王來監國。這時以方國安和王之仁兩人的兵權最重，但他們對於軍事的計劃都錯了，梨洲很不以爲然，因寫信給王之仁，略道：『公等不從赭山進師，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叢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卽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何能支？』又對他勸說道：『崇明地位在長江之口，乃是江海的門戶，何不派兵去擾亂崇明呢？像這樣去做，也足以分北兵和我們在江上相對敵的勢力呀！』其時聽到他的話的人，都很以爲然；但是可惜終於沒有照他的話去實行。

魯元年丙戌二月，監國授梨洲以職，梨洲辭不就，并請照唐朝李泌客從的故事，以布衣的資格參與軍事。不許，乃受職。適張國柱規定海王鳴謙，挾制行朝，請封。行朝頗爲震動恐慌，因議封以伯爵，以羈縻之；但由梨洲和孫嘉績商量的結果，則決定署爲勝鹵將軍。這場風波纔平靜下去。總兵陳梧在攜李和

清兵開仗打敗了，因渡海到餘姚鄉間行規，王仲撝派兵去剿，因得當地鄉團的幫助，相爲犄角，乃得殺楛。其時朝議要罪仲撝，梨洲就表示反對道：『陳楛是因爲干犯了衆怒而見殺的，仲撝之派兵去剿，是履行他的守土之責；所以是不應該有罪的。』因此，仲撝就得無罪了。五月，孫熊兩督師所部屢敗之餘，已經是剩下些奇零殘卒，不能成軍了；嘉績乃以其所部兵卒完全交付給梨洲統率。梨洲就和王仲撝的兵合併起來，共得三千人。仲撝是之仁的姪兒，平素以忠義自奮，梨洲和他結交，情誼很厚，好教之仁不以私意阻撓軍事。所以，當時諸軍和之仁生隙不和，嘗不能得餉；惟有梨洲軍中餉需充足。時查職方繼佐軍變亂，繼佐急忙的由營中披頭散髮的逃出來，投靠梨洲，一會面就向床俯身下拜，請設法補救。梨洲就出來安撫亂衆，其事乃平。於是就約同繼佐率師西行，渡海，駐紮潭山。其時浙西一帶，遍地烽火，太僕寺卿陳潛夫乃帶領部卒隨梨洲同行，并且尙寶司卿朱大定和兵部主事吳乃武也都來會師，連同駐紮在

一塊兒。當時大家集合，開軍事會議，議決由海甯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納吳中江湖英雄豪傑。而在周圍百里之內，一般的人攜牛酒來慰勞諸軍的，天天都不斷。諸軍一直開到乍浦，約崇德義士孫爽等做內應。無如清兵已經宣布戒嚴，因此兵不得進。大家商議，再行起事。不料王仲塢的兵在江上打得大敗虧輸，全軍潰散，梨洲乃狂走入四明山，殘兵願從者，還有五百多人，因率往，結寨自固。梨洲把兵駐紮在杖錫寺，一面就變了衣冠，暗中出來訪查監國的下落，打算就帶此軍去扈從的。所以在臨走的時候，就告誡部下，不要輕舉妄動。無奈部下不遵節制，擾亂山中居民，勒索糧餉，山民因出其不意，秘密放火，燒杖錫寺。兵卒從睡夢中逃出，都被山民打死；而部將汪涵和茅瀚則被火燒死了。

(二)從亡 魯四年己丑，監國還至海上，輾轉次健跳所，梨洲也從亡，赴行朝。每天在水殿上朝見。壬午，清兵圍健跳，盪湖伯阮進率領樓船幾百隻來救

，金鼓之聲，震動天地，清兵乃退。王翊也打敗清兵，并發使貢方物於監國。定西侯張名振以王翊貢方物，不經由自己轉達，心中大為不悅。梨洲當時却很幫助王翊，嘗向監國奏稱翊的忠心，翊因得進兵部右侍郎。其時，國事統歸定西侯管問，就是閣臣如張肯堂，也不得與聞；至於統兵諸大員，則其驕悍，比之當日守浙東的方國安和王之仁還要利害。一般文臣都不能多說話，假如稍有異同的意見，參加其間，則立時就會招禍的。梨洲在這個時候，從亡海上，雖是出生入死的，日與兵戈為伍；但自己却絲毫沒有兵權，并且也不便多說話。隨即因為清朝下詔逮捕從亡諸臣的家屬，梨洲因思念着老母，身在餘姚故里，恐怕她受禍，乃陳情監國辭去。動身的時候，由吳鍾巒駕三板船，送他到二十里以外。臨別之時，相持痛哭於波濤之中，然後梨洲就改名易姓，轉轅回家，省視他的在堂老母。

(三) 乞師 十月，監國由健跳到滄州（就是舟山），又召梨洲和馮侍郎京第

，副澄波將軍阮美，航海，東渡日本，請其發兵來救中國之難。現在就把日本乞師的始末，大略敘述於次：

先是，乙酉，水軍都督周崔芝副黃斌卿駐舟山。南都既陷，崔芝派使到日本之薩摩州借兵，用以恢復中國故土。日本大將軍慨然允諾，約以明年四月發兵。及期，崔芝將遣使啓程，黃斌卿阻撓他道：『大司馬余煌曾經來信講過的，這恐怕要像吳三桂借清兵入關所得結果一樣。』事遂中止。這是第一次乞師。丁亥，崔芝在福建從魯王和清兵相抗，乃派人到日本乞師，不得要領而還。這是第二次乞師。戊子，御史馮京第對黃斌卿又談及乞師之計，斌卿乃使其弟孝卿同京第航海東渡。到長崎島。其王因國中爲天主教亂，適遭黑船事件之變，昨日西洋纔退兵。京第船在第二天到的時候，正在戒嚴，所以就不許登岸。京第因在船上，具朝服，跪拜痛哭不止。大將軍聞知，心中大爲感動，因議發各島罪人。京第乃登舟，回國復命。這是第三次乞師。

但直到第二年己丑，仍未見日本一兵一卒派來，上下正在驚疑之間，適是年冬，有僧名湛微者，從日本來，乃爲盪湖伯阮進述請兵不允的原因，并道：「多資金帛，是不足動其心的；假如當真以普陀山慈聖李太谷所賜藏經作爲送禮，則兵必可發。」進因和定西侯張名振上疏監國，奏明此事，監國因派馮京再去出使一次，着梨洲同行，而以澄波將軍阮美爲副使。監國并親賜宴諸使臣餞行。十一月一日，舟發，出普陀山，航海行十日，到了五島山。這五島山和長崎相隔祇有一程路，和日本距離不遠了。大家心中不勝之喜。不料在這一夜裏，海中忽起颶風，波濤洶湧，好像山立一般的直衝天際，船中人向外一看，四週漆黑，伸手不見掌；但見有兩頭大紅魚，乘空上下而已。可憐這一葉扁舟，捲在這彌天黑浪之中，真如滄海一粟。這時行動也不能自主了，祇好由着他順風亂飄，也不知道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如此一直到了十二日，海中風浪漸漸地平了，纔遠遠的望見一座山頭，模模糊糊的現入眼簾之中，這時舵工不覺吃

一大驚，失聲叫道：「這是高麗地界呀，如何會到這裏來了呢！」因又轉帆向南而行，到了明天纔到長崎。這時日本定章，凡是外國商船到其國者，必須另撥小船去，以稽查出入，名叫班船。梨洲京第和阮美乃告以來意是在贈送藏經和請兵的。長崎王聽得，中心大悅；及到後來打聽得船中有湛微，就不覺大駭，於是不許登岸。

原來湛微在先在日本的時候，長崎島有三大寺：其一就是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其二就是福州寺，中國的福建、廣東、浙江之僧居之；其三就是日本寺，則爲其本國的僧人所居者。南京寺主持名如定，頗通文墨，爲日本人所重視，而湛微則拜其門下爲徒。湛微的本領雖不及其師，但是生性機詐，狡獪異常。心想在長崎爲其師之盛名所掩，難有出頭之日，乃獨自另到一島，名叫曠泉的去。曠泉島中并無中國人往來，所以島中人民，愚昧無知，也不能分辨詩字的好歹。湛微在其間，乃得妄自尊大，嘗寫些惡札鄙語，塗鴉滿紙，自署金獅

子尊者，在島中大出風頭。久之，流傳至於東京，爲大將軍所見，乃大驚道：「這必定是西洋人之爲天主教者，偷入我國，來做此下作卑鄙之事的。」下令急捕。既而查得他是一個江西僧人，乃驅逐出境。原來日本對於大唐僧，向來優待，不施殺戮。犯法者，祇以驅逐出境爲止。假如再來，則同船之人皆殺無赦。在湛微這回歸國，運動贈送藏經，其用意不過是在藉此以爲自己結歡於日本的一種手腕；至於中國興亡之事，却不在他心上。梨洲等到了此時，纔明白大家原是做一次傻瓜，竟爲湛微所賣，心中惱憤異常，乃廢然載經而返。由此，我們可知，梨洲這次到了日本，乃是第四次乞師，也是最後一次的乞師。

其實，要知道日本自寬永以來，其國承平日久，朝野上下，多是喜歡中國的詩書、法帖、名畫、古董、二十一史、及十三經。偃武修文，故老久不見兵革之事。試問連其本國尙且忘却武備之事，更何能西渡大海，代人報仇呢？所以就沒有西洋黑船事件，也未必就能發兵啊！不過三百年前的日本，假如有現

在這樣的強盛，那自然就又應該別論了。

七 治學生活

梨洲先生在政治上，是一個失敗者；但在學術上，是一個成功者。他對於中國學術界有極大的貢獻，所以他在清朝二百多年的學術界，算是開山祖師之一。我們現在且看他的治學生活是怎樣的。關於他的治學生活，我們在上文學生生活裏，已經有約略敘述過的，這裏當然不去再說，以免重複。

(一) 博學和勤學 學術的研究是他的終身事業。并且他的研究學術，從廣處說 (Extensively)，是極淵博的，差不多關於各方面學問都去研究，例如：經學、史學、天算學、音樂學、地理學、文學、理學，以及政治經濟之學，和道藏、佛學，他都有研究；而從深處說 (Intensively)，則又是極精勤的，例如：他研究理學，則以濂洛之統緒，綜會諸家，如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

之文獻，民齋止齋之經術，以及水心之文章，莫不兼而有之。

當他幼年，徐忠襄公寶摩渡江來弔忠端公之喪，臨行的時候，曾對他道：「研究學問不能紛雜，紛雜則難有所成就。你何不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以供經世之用的學問，隨性之所近者，專就這一路去研究，以爲將來用世的基礎呢？」這時他的年齡纔十八歲，自從聽了這番話之後，就知道求學的路徑，於是就專去研究實用之學。

至於他的治學，則在家中，固然是治學；但是在外面，也是治學。所以他在少年時代，到杭州去的時候，則嘗讀書於南屏山下，并且又嘗在孤山讀書社中讀書。還有，就是他在心靜而無外務紛擾的時候，固然治學；而就是有外務，以及甚至於外務很緊急，例如身在軍營之中，時當戰爭期間，也是治學。

(二)天算研究 他對於天算學的研究，是自幼就有神悟的。當他在浙東起軍敗歸，隱居於化安山的時候，嘗在古松流水之間，布算極勤；并且算的時候，

算子撥動，其聲鏗鏗然，清浙異常，一一可以聽聞。據他自己說，像這種屠龍之技，當時竟無可與語之人，幾乎是成爲一種絕學了。（參閱南雷文定前集卷

十一 避地賦）

（三）科學的研究 他在南屏山下，和一般門人，共建一所小樓，就在其中研究學問。而當他在那裏和張仁菴談到律呂的時候，因取餘杭所產的竹管，其肉好停勻者，截斷之，成十二律及四清聲，以定黃鐘，其製作極爲精妙。這裏，他所研究的，雖是音樂之學；但他用實物來實證；不僅以書本的研究爲滿足。這他所用的研究方法，確是近代的所謂『科學研究法』(Scientific Research)。此外，他游廬山的時候，作一部匡廬游錄，也是以各書的記載，和他親歷的考察，來互相參證而成的，也是一種富有科學研究之精神的著作。不過他這種科學的精神應用的範圍，不及顧亭林那樣的廣大罷了。

（四）圖書館生活 自來一個人要想成爲一個大學者，他的圖書館生活和他的

，我真想欣賞一番，作出兩首綺麗的詩來！可是，這時的我們，是多麼大笑風景！

5. 再見閻先生與再吃飯

想再見于主席，不會作到，所以我們要求再見一次閻先生，因為我們就要離開南京了，在那方面都似乎該告辭一下。我們這一請求被允許了。

依然是坐的汽車。依然是有四五個人陪伴。

閻先生問了問我們見于主席及教部的經過，我們都陳述了，然後我們就告他夜裏就要去徐州見全體同學。閻先生告訴我們他已見過教部次長，次長對他說：北平學生家屬八百人又要來登車南來。偶而談風一轉，閻先生不勝悽悲的說：

「現在要說東北人不關心東北的事情，提起東北的事情不難過，那可以說不是人，不是人的人，這社會都不允許他存在……」

「現在你們回去，希望開誠佈公的向教部代表談。現在的中國人如還是你背後藏著刀子想找機會給我一下，我

藏著刀子找機會給你一下，那我們的國家還有希望嗎？希望你們一切都開誠佈公來談！」

語意深長，令人下淚！

我們向閻先生告了辭，閻先生祝福了我們「一路平安，就又回到旅館。」

這時教部的科員也到了，另外又添了幾個新人。科員先生又代教部請我們吃飯。

兩部汽車，七八個人。

這回又換了一個四川館。

大家的態度客氣了許多。黨部的先生說：

「你們兩位很好，很能聽從大家的意見。往常有些代表到南京來，簡直刁得很！」

席間，教部科員拿出三十塊錢，說是鐵道部已經過了辦公時間，要不來票了，這三十元是教部送我們的路費。

我們推辭不了，只好給他寫了收條收下了。

吃完飯，教部科員告辭了，黨部先生也暫時告辭，但

說是過一會還到站送行。

雨還是下着，滿街燈火富麗堂皇。然而那有心憤實心

樂事！

別了，南京！

我們被護送到車站。他們告我們同學們停在柳泉，要我們買那裡的票。

買票的時候，保護我們的人要我們買二等，我們拒絕了。

買完票我們又被請到檢查所，黨部的那位先生也到了。

這一次大家相見似乎親熱了許多。檢查所主任喊倒茶，白天跟我們的穿黃色學生裝的「同學」也都點頭。

「你們的同學停在柳泉，黨部有代表去了，希望你們回去，把這件事和平解決，事情沒有不可商量的！」主任拍著我們的肩說：「現在北方的謠言可多了，說你們兩個代表被殺了，你看現在你倆不是明明活在這裏嗎？」

黨部先生也握了我們的手說：

「馮副委員長也去了，你們回去可以看見。這件事情更好辦了！你們回去應當把在南京所受到的招待保護好好

向同學報告——你看沒有這件事，你們那能到南京，我們也不會認識了！」

我們感謝了諸多好意，木偶似的被送上車了。這裡有一位是一直要護送我們到柳泉的，另外他們又告訴護路軍員幫同保護，並囑他在換班的時候，交代給下班。

「你們中途可不能下車，我們的人各處都有，那時給他們得着，對你們安全我們可不負責任。」主任警告我們一句，笑着祝福我們平安走了。可是，過一會他又回來，告訴我們說剛才又收到電報，說是全體同學已到徐州，要在徐州下車。

車開了，疲倦與悲傷襲擊上來。迷茫的度過了夜！度過了半個白天。

在快到徐州的時候，即位護送我們的先生向我們要求：

「你們要寫一張字據給我，說我這次護送你們平安到達目的地。」

我們回答是到達以後再寫，爭持半天他也接受了。可是稍過一會，他還是要我們寫，我們說：

「這一張字據是應該全體同學寫的，等我們見了全體同學以後，由請願團寫吧。」我們堅持這一點，他也只好等待了。

車到徐州的時候，我們下車了！可是馬上有人跑來告訴，說是同學們尚在柳泉，要我們也到柳泉去。

這時我們看到許多憲兵在往車上搬東西：餅乾之類的箱子籃子。這就是以後所吃的「徐州各界」的慰勞品。

我們重新上車之後，有兩位西裝的先生來談，都帶着憲兵司令部的牌子。

車到柳泉的時候，我們遠遠望見了同學們的頭從車窗探出來，我們是怎樣的安慰又是怎樣的難過啊！我想痛哭，我想舉手歡呼！可是我們還不是自由之身，我們又被押去見教部代表。

親愛的同學，可望而不可及，此時的心情，我們直簡不能用我的筆，我的言語來形容。

見教部代表與于主席代表

大門邊是許多警察與憲兵，窗下五六个憲兵上校，小房裏擠滿了便衣的人，洋裝與長袍，認不清都是作什麼的

。人家介紹給我們說有「徐州各界」，我們鞠躬，有教部代表，表我們鞠躬；有行政專員，我們鞠躬！完了，我們坐下。教部代表坐在我們對面，行政專員坐在我們右手，另外認得出的就是從徐州上車與我們談話的那兩位先生，再就是穿制服的站長。

首先是大家七嘴八舌告訴我們：我們的全體同學組織很嚴密，不下車，也不吃他們預備的東西：

「你們看人家徐州各界給預備了豬，請他們吃，他們不吃，他們給人家的好意誤會了。」

那位站長接着說：

「還有一點請你們回去解釋一下，就是我們這小站突然增加這許多人，水不够吃，這一點你們同學也很誤會，以為我們斷絕了他們水喝，實在這怎麼能夠呢！現在我們已派人到別站去拉水了，晚間就可以到來。」

現在我們才知道饑餓的不僅是我們，全體同學也都在餓着而且沒有水喝！

教部代表——蒙藏科科長的話說得很慷慨激昂，然而和雷司長差不多是表面的冠冕堂皇，觸不着問題的癢處，

其家有天一閣，藏書極富，乃范司馬所藏的者。友仲引他登樓，開閣發藏書，因得翻閱；乃擇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十三年甲寅，至海濱第四門，寓諸九徵書室；又因得盡觀其圖書。二十二年癸亥，到崑山主徐司寇健菴家，有傳是樓，網羅南北諸大家的藏書極富；因登其樓，翻閱所藏；這時他的年齡已經到七十有四歲了。

(五)晚年好學 他的讀書，不論冬夏，不論少年和老年，總是很勤的。他的體質很強健，年紀到六十歲了，還和少壯的時候一樣。冬夜讀書，因爲天氣寒冷，身上就蓋一床棉被，脚下就踏着土爐，由爐中生火以取暖，手中拿着書，危坐而讀；每天訂有課程，限讀多少卷，卷數沒有讀完，是不去休息的。及到了夏天，氣候炎熱的時候，則用麻帷蔽其身體，以取爽涼；也是每天限讀若干卷，課程不完，是不停止的。

八 文學生活

清代桐城派的古文家，他們提出「義法」兩個字來，做爲作文的標準；但是老實的說，桐城派的文章，不過是文人之文而已。梨洲喜歡作文，喜歡作詩；并且他的詩文著作流傳後世的也很多；但是看他文章的人，能够了解他的文章真諦的，却似乎很少。要知道他的文既不僅是文人之文，而他的詩也不僅是詩人之詩。現在敘述他的文學生活，我們可以分爲三個大節目，如下：其一，就是大手筆的文；其二，就是詩人生活；以及其三，就是文學批評。

(一)大手筆的文 梨洲在二十一歲的一年，到南京進場屋應試，榜發落第，於是啓程南歸。路過京口，恰好文文肅公震孟相遇，因和他坐一船到蘇州去；并從書囊之中取出落卷來呈給文肅公，看文肅公當時看了就大加歎賞，很以他的下第爲可惜！因安慰他道：『你到後來是要以古文鳴世的，這一時的得失又何足計較呢！』後來御史方孩來到南京訪他，見他所作的古文也爲之歎賞不置，并對他道：『你的文章是有師法的，不落世俗的窠臼，真是古文種子啊！』

康熙三年甲辰，梨洲到靈岩和徐昭法、周子潔、鄒文江、文孫符、王阿白等會於天山堂相集，縱談一切，至七晝夜。其時他的行篋之中，藏有所作文章數篇，昭法見了，也爲之嗟賞不止，并道：「這纔真是震川文字呢！」康熙十年辛亥，他到了紹興郡城，寓古小學。魯庶常韋菴來訪，看見他的文章，也是爲之歎賞不已，并道：「自二川以後，一百多年以來，沒有看見這種作品了！」

以上都是他的朋友稱許他的文章的一些話，現在我們再談錢牧齋對於梨洲的文章的態度罷。牧齋在當時的天下文壇之上，執牛耳者，凡五十年。他對於一般時下的作品，是不輕易稱許的；但對於梨洲，確是佩服之至；并且可以說是在當時的文字交中，梨洲是被視爲第一人的。當康熙三年甲辰四月杪，梨洲到了常熟，其時適牧齋正在病危，因往視疾。牧齋一見，就很欣然的對他道：「你來得真巧，好極了，如今有顧鹽臺來求我作文，共有三篇，一篇是莊子注序，一篇是顧雲華封翁的墓誌，一篇是雲華詩序，送有潤筆千金。我因爲病得利

害，自己不能動手；因託人代作，但不合我的意思。這一件事非你捉刀不可呢！」說完之後，也不及等梨洲的答覆，就命人導他到一間房子裏去，并把門外反落下鎖。梨洲不得已，祇好代他擬三篇稿子；但因爲心中打算急要出來，到了二更天氣，就完稿了。出了房門，告訴牧齋，并辭別要回寓去。牧齋心中非常感激，因就病榻之上，叩頭道謝。

(二)詩人生活 梨洲在少年時代，讀書南京，就有一般名士詩人，如韓孟郁、林茂之之流，教他作詩之法，這在前面已經敘述過了。其時就有南司空、何匪、我發起組織詩社，招梨洲及諸名士加入；於九月九日，大會於鳳凰臺，一時詩酒流連，傳爲盛事。而一般南中詞人如汪逸民、黃明立、林若撫、閔士行，和他往來唱和，尤爲親密。崑山朱文靖公震青見梨洲的少年詩稿一冊，甚爲贊賞，因囑豫章四子鈇之。

但到後來，梨洲年紀漸大，學問較深，反看少年所作，不過是些修辭琢句的

堆砌之作，其中并非是沒有一二處地方和古人相合的，但是嚼蠟了無餘味；因覺悟得像這樣的做下去，久而久之，必不會有進益的；所以後來竟不大多做，就是做了，也是改變方針，絕不照從前的老路去走。所以在他四方奔走的時候，或行深山，或浮海上，其間驢背篷底，茅店客位，酒醒茶餘，不容讀書之處，則閒拈韻語，以銷磨光陰，以破除岑寂，則反而時有會心適意之語，比較少年的作品，要逼真得多了。因此，他後來訂正詩集的時候，就把少年之作，盡行刪去；僅留有豫章四子中三人的序，仍然刊在詩歷的首端，以存知己之感，做爲一種紀念；而這做序文的三人就是艾南英、羅萬藻、陳際泰。

據三人的敘文上說，梨洲的少年之詩，感憤寓物之言居十之一，詠事之言居十之三，贈答之言居十之五，而紅閨麗事之詩則居十之一。其實都是發憤於其父忠端公橫遭慘害之所爲作者，居其多數，所謂忠孝之語是也。詩中如鈇琴、死戰馬、老狐行諸篇，命事稱名，也很和屈原的離騷、經、中山鬼、國塲，以及謝

臬羽的鐵如意、玉塵尾諸篇相似；至於閨語諸詩，則也是所謂託情男女，和妃、佚女、洗藍曲、楚女謠之類相似。

至於談到其少年之詩的本質，則幽折峭拔，而且恠悵多思，就和老成積於世故之人的吐屬相類；并且其聲調，則鏗急絕人；以及其風格，則逼近古作。

據他自己說，他後來祇讀書，而不學詩；但積之數十年之久，所作的詩，彙集起來，也近有千篇。閒時無事，將所有的存稿，攤開來讀；但覺渾身苦趣，淋漓滿紙而已。就中以順治十六年乙亥，梨洲年五十，其時明室既亡，而故里又苦於兵亂，因遷居化安山中避之，山居無事，一時家國之感，湧上心頭，不覺百端交集，因有山居雜詠詩七律六首，音節尤爲酸苦，現在節錄四首於下。

『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絃歌。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
廿兩棉花裝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鍋。一冬也是堂堂地，豈信人間勝者多

『誰說山中事勝？山中靜夜忒能僧。老人歡笑尋羣鹿，寡婦呻吟吼虎鷹。斜月蕭條千白髮，亂墳圍繞一青燈。不知身世今何夕？生死緣來無兩層。』

『重來剡曲結茅茨，去舍原無一頓時。兩嶺農人俱餉菜，八旬老子亦投詩，始知天地騫崩甚，還仗山村朴魯持。而我不容今世路，此情慚愧又何辭？』

『數間茅屋儘從容，一半書齋一半農，左手犁鋤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牛宮豕圈親僮僕，藥竈茶鑪坐老翁；十日蕭然皆自得，年來經濟不無功。』

(三)文學批評 他以爲明朝三百年來，其以古文名家的，和唐之韓柳，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比起來，是沒有一個及得上的。這乃是由於三百年人士之精力專門注於場屋之業，而以場屋之業的有餘時間去學古文，并不

能像古人之以全副精神去專學古文；所以明朝古文家的成就終於不及前代。

他以爲文之所以爲文者，全在乎一往深情；無情之文不是好的文章，祇是一種外表好看，而其中則實空無一物；必須真情流露的文章，纔足以動人之情，而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呢！所以他道：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郭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眞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剗然無物者也。』（論文管見）

他更以爲祇要是真情的流露，那就不必論是否文人之文；就是街談巷語，出賣匹夫匹婦之口者，也未嘗不是天地間之至文；而這所謂匹夫匹婦也者，也未嘗不是文人。像他這一番議論，實在算是發前人所未發的一種特創的見解。近

代所謂平民文學也者，如民間歌謠之搜集，何嘗不就是和梨洲的見解暗合麼？
所以他道：

『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南雷文約卷四明文案序上）

他又以爲文是寫其心之所明的；如其心有未明，而徒用心於章句之末，不過是一種無本的枝葉，不是好文章；換一句話說，就是做文章必須言之有物，必須要道出心所欲言而不得不言者。這正和上節所謂至情流露之文的一番見解，可以互相參看；并且他這種特創的見解也是富有平民文學色彩的。他道：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

公孫之波瀾；柳州而敘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強者哉？」（

論文管見）

他又以為文學是貴創造，而不貴摹做的，所以做文章要務去陳言。我們且看他對於文學之創造所具的意見如下：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為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

豈文從字順者，為昌黎之所不能去乎？」（論文管見）

他又有一種批評文學的特見，就是文章的眞美，是不隨時代變遷的，是具有永久不變之價值的；所以無論文章的風調，和格式，是怎樣的隨着時代而變遷，但是所謂文章的眞美是始終不變的。所以他道：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為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實；唐以前句短

，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畫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憤憤耳。」（南雷文定前集卷一庚戌集自序）

對於詩學，他是主張多讀書，而不主張祇讀古人之詩集，以及摹倣一人一家之詩的；因為多讀書，則學問精深；學問精深，則詩即不求工而自工了。所以他道：

「然後知詩非學之而致；蓋多讀書，則詩不求工而自工；若學詩以求其工，則必不可得。讀經史百家，則雖不見一詩，而詩在其中。若只從大家之詩，章參句鍊，而不通經史百家，終於僻固而狹陋耳。」（詩歷題辭）

九 著述生活

(一) 文學的著述

梨洲關於文學方面的著述，除去詩文之外，就是史的著作

和游記的著作也是極好文字；此外他更從事於選文的工作。

(1) 詩文的著述 他關於文的方面的著

述，最初就是自訂南雷文案、吾悔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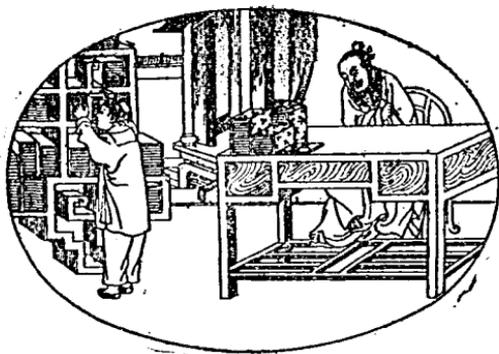
撰杖集和蜀山集。康熙九年庚戌冬盡，

先生在家，時雨雪十日不止，四野凶荒

，景象慘澹，閒來無事，聊取平日之文

自娛，因為選定，題名叫做庚戌集。因

為他自己本來是生於庚戌，而這回編次



文集又適遇庚戌之年，算來其干支適為重見，故特以之名集，以為紀念。他編次此集，並做一編自序，其中有道：

『今予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爲再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即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南雷文定前集

卷一庚戌集自序）

他因爲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所載文字，都是一時脫稿，就由門人分刻，并未經選擇；因於晚年，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編次爲南雷文定，計分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四卷，四集四卷，五集三卷，（五集原名病榻集，是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以後所作的。）但到後來，仍嫌其汎濫，因又爲刪削，乃成南雷文約四卷。

至於詩集，則少年之作盡行刪去，現在已不傳了。順治六年己丑，先生年四十歲，其時從亡盛國在海上，孤島之中，備嘗干戈波濤之險，因集本年所作詩

，題名叫窮鳥集。七年冬，自西園移居柳下。其時宅前本有老柳樹四顆，忽被大風拔去三顆，祇剩下一顆了。因編次自庚寅到乙未之詩爲老柳集，此種題名的寄託就是猶之乎古人傷心於枯樹的意思。十二年乙未除夕，先生的幼子壽癆。壽兒是他所最鍾愛的，爲撰壙誌，載於集中；并且因括次年丙申之詩爲杏癆集，以紀念他。十五年戊戌，又編次丁酉和戊戌兩年之詩，題名爲金疊集。康熙元年壬寅，所居龍虎山堂被火燒了，不久故居又被火燒了，因徙住藍溪市，并編次本年之詩爲露車集，所以表示不遑甯處的意思。二年癸卯，先生弟澤望公卒，哭之甚哀，因編次本年之詩題名叫做心斷集，此種題名的來歷，乃是引用孟襄陽『心斷春鶻原』的詩句，所以紀念其亡弟的。三年又集詩爲吳艇集。至康熙十九年庚申至二十辛酉，兩年之詩，則載入吾悔集中。又在三年六月，由杭州回到餘姚故里，就有甬上門人萬公擇來謁。公擇見先生詩稿零落，因對先生言明，願爲釐清。先生因爲汰除其三分之二，取蘇東坡行記之意，題其集

名叫做南雷詩歷。現在先生之詩流傳於世間者，就要算詩歷是集其大成了。

(2)選文 梨洲自康熙七年戊申，就着手選明文；中間時選，時停；然對於有明三百年來諸家的文集，則已經蒐擇超過一大半了；到了康熙十四年乙卯七月，纔選成，題名叫作明文案，計得二百零七卷，并作序文上下兩篇。他在敘文中稱道有他的選集，則有明三百年來千家之文集，都可以不要看了；并且就是投於水火，也不爲過。其後，文案又推廣爲明文海，共得四百八十二卷。

當他選明文的時候，選到侯朝宗的文字，就有人以爲朝宗後來變節，身爲清朝的臣子，不應該把他的作品選入明文的。梨洲因答辯他道：『從前姚錫孝嘗仕於金源，但元遺山選宋文的時候，終於把他置之南冠之列；而并不把他當作金人者，乃是原諒他的初心是不願意做二臣的啊！那麼，現在的侯朝宗也是和姚錫孝一樣。我之所以不把他當做清人者，也是原諒他的初心也是不願變節的』

啊！』又有續宋文鑑和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缺。此外更有姚江文略、姚江逸詩、剡源文鈔四卷，明文授讀六十二卷。

(二)史學的著述 梨洲是一位大史學家，在有清一代是史學的開山祖師。他對於史學的著作極多，貢獻極多，并且創見也極有價值。而就中尤以學術史的著作，在中國為空前之創獲。因為在梨洲以前，數千年來，中國祇有記載朝代興亡的歷史；至於學術思想的記載，不過是附庸之國。到了梨洲，他首創一種獨立的專門敘述學術思想的變遷源流的歷史，在中國的史學界中，尤算是開一個新的紀元。

(1)行朝錄及其他 行朝錄所記載的都是南都陷後，明朝宗室藩封在西南一帶和清兵抵抗的史事；(甲)隆武紀年，是記唐王聿鍵在福建即帝位起兵的始末；(乙)贛州失事記，是記江西省奉隆武正朔和清兵相抗的始末；(丙)紹武爭立紀，是記唐王聿鏘在廣州即位和在廣西即位的桂王由榔互相爭執

，以至於動兵，興起內亂的事的始末；（丁）魯紀年，是記魯王以海監國海上，和清兵相抗的始末；（戊）舟山興廢，是記守將黃斌卿守據舟山敗亡的事蹟，以及魯王駐蹕舟山爲清師破後的始末；（己）日本乞師記，是記自周鶴芝、馮京第等，到日本先後四次乞師復仇的始末；（庚）四明山寨記，是記王翊孤守四明山以和清兵抵抗的始末；（辛）永歷紀年，是記桂王由榔榔位於肇慶府，後在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緬甸、一帶播遷流離，以迄於亡國的事跡；（壬）沙定州紀亂，是記雲南蒙自土司沙定州作亂手定的始末。

還有滇考，所記事跡也是關於雲南土司沙定州等亂事平定的始末；賜姓始末是記鄭芝龍、鄭成功，及其子孫在福建、台灣、奉明正朔，起兵排滿之興亡的始末；鄭成功傳是記鄭成功及其子孫興亡的始末；張元箸事略是記張煌言反抗清軍，殺身成仁的始末；此外并輯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

還有文集之中，碑誌最多，所傳都是些亡國士大夫忠義之事。他以為這類記事文字，很足以補正史的缺文。又嘗想重修宋史，但未實行，祇留存有叢目補遺三卷而已。

(2) 學術史 他對於中國的史學界，還有一種特別的新貢獻，就是學術史的創造。他著一部明儒學案，以誌明朝二百餘年以來儒林的門戶淵源，共計六十二卷。其體裁則為每一學案的敘述，先及師說，然後附及弟子；以吳康齋居首，次陳白沙，次薛河南，次王石渠，次王陽明；又因陽明學派分枝流衍最廣，則又分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王門學案，以附屬於下；次李見羅，次王心齋，也是由姚江分出的學派；次湛甘泉，次諸儒；而於諸儒學案，則以方正學居首，孫夏峯居末；次東林顧憲成，次聶山劉念臺。此外更著宋元儒學案，未及脫稿；後由其子百家和全謝山續成之。

(3) 史學的見解 他對於清朝開館纂修明史所貢獻的意見也極多，例如：歷

志，乃是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的，但史館總裁必得不遠千里，寫信帶到南方，給他，請求審正，然後方爲定稿；地誌，則又取他所著的今水經爲考證；至於道學傳，則朱竹垞恰巧正有於明史中特立一門的提議，他很不贊成，因寫一封長信，給史館諸公，指斥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應該因襲其例的，湯潛菴因此信給大衆看，於是皆從其說，竟刪去道學傳，而一切總歸於儒林傳中。

他對於中國史書的三種體裁，就是編年、列傳、和紀事，以爲都有并存的必要，不可以隨便主張甲種體裁，而鄙乙種體裁爲不足道的；不然，就不免要弄出笑話，而所記載的史事就很難真確可靠了。所以他道：

『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

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南雷文約卷二談）

（孺木墓表）

（三）其他著述 梨洲之其他的著述則有如下：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的錯誤，并逼及諸家的學說，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編；以其題背於易，而擬作者，爲外編。授書隨筆一卷，乃是爲解答閻潛邱以尚書相質疑而作者。春秋日食曆一卷，辨衛樸學說的誤謬。此外還有律呂新義二卷，孟子師說四卷，授時歷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假如一卷，回回歷假如一卷，大統歷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圖解一卷，割圓八線解一卷，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汰存錄一卷，思舊錄一卷，明夷待訪錄一卷，留書一卷，海外慟哭記一卷，今水經一

卷，匡廬游錄一卷，病榻隨筆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台岩紀游，姚江預事，自著年譜，冬青樹引註一卷，西臺慟哭記注一卷，歷代甲子攷一卷，補唐人詩傳，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子劉子行狀二卷，忠齋祠神弦曲一卷，破邪論一卷，金石要例一卷。

十 講學生活

梨洲先生的講學生活可以分爲兩大致落。其一，就是他受業於蕺山劉念臺夫子。劉夫子在紹興城內的證人書院講學，他就和一般同學去聽講。在這個時候，劉夫子是先生，而他自己就是學生。其二，就是在紹興、甯波、和海昌等處，他自己去講學。凡他所到的地方，就有很多的人隨從他聽講。在這個時候，一般聽講的人是學生，而他自己就是先生。下文（一）受業蕺山，就是敘述他隨劉夫子聽講的事跡；至於其餘的敘述，則全爲關於他自己的講學事跡。

(一) 受業蕺山 崇禎二年己巳，會稽劉念臺先生和石梁陶爽齡講學於紹興。

石梁之學不純，每雜以佛家思想；念臺則獨以慎獨爲宗。於是石梁和他的弟子授受皆禪，且流入於因果；念臺則以其意并非己心之所發，乃無往而不起而與之相爭。梨洲在這個時候，已經從學念臺，爲護衛師門起見，乃邀約吳越一時知名之士六十餘人，執贄於念臺門下，共侍講席，竭力攻擊石梁的學說，斥爲異端。於是石梁及其門徒所共持之學說，竟爲所敗，而偃旗息鼓了。所可惜者，就是其時這一般名士都是文章之士；對於身心性命之學，沒有什麼深刻的研究；所以石梁的學說雖因他們的攻擊而失敗，但是念臺的學說，爲他們所了解的，確是有限得很；因而他們也并不能傳念臺的學說。

崇禎十二年己卯，劉念臺先生又在紹興本郡證人書院講學。其時就有圓澄和圓悟兩家佛門子弟，嘗想以佛家的學說，竄入搗亂，念臺竟奈何他們不得，惟有臨席長歎而已。我們知道梨洲是生有俠骨，慣會代人打抱不平的；及到聽得

他先生講學被人欺侮的消息，就由餘姚故里啓程，直往郡城而來；到了郡城，就邀集一時知名之士，如王士美，王元趾等，一共有十來個人，去拜謁師座，實行衛道的工作；一面又退而爲浙東文統之選，以排斥異端邪說。這樣一來，於是佛門中一般狡黠之徒，敵他們不過，就都大爲沮喪了。

(二)越中講學 劉念臺生前是在紹興城內證人書院嘗行講學的，及他死後，講席就虛懸了二十多年，沒有人去繼續此種工作。到了康熙六年丁未九月，梨洲乃和同門友人姜定菴、張奠夫，兩先生發起恢復講會，由他主講，以表彰其先師的學說。七年戊申，梨洲又到郡城，仍和一般同門會講於證人書院。據他自己對人道：『他當初從劉念臺先生學的時候，其志專在舉業，所以對於劉氏的真學問，沒有好多功夫去研究；所以也沒有甚麼心得，不過在劉氏師門之中，聊充門人之一數而已。自從明朝亡國，東浙屢經喪亂，自己逃避於深山以後，從劉先生家搜得遺書，盡取讀之，近二十年，胸中充塞的窒礙盡行解剝，乃

得大闡其傳，大明其道。到了此時，纔知道懊悔從前坐失機宜，不專心親自和他問學，未免太辜負了。像這種罪過，真不可贖呢！」

(三)甬上講學 康熙七年戊申，梨洲因甬上諸門士請到鄞城去主講席；乃於是年三月到甬上，和諸門弟子大會於廣濟橋，又會於延慶寺，此會也以『證人』名之；并對聽講的人道：『學問必須以六經爲根底，光是游腹空談，終歸無所撈摸的；』於是甬上又有講經會之組織。他在甬上和諸門弟子講經論道，一時傳爲盛事；并且同時那些門弟子當真得到他的學問的人也極多，不過各人傳他的學問的一部分，各有專門罷了。我們正可以於此看出他的學問的浩博呢！

例如陳夔猷、萬光宗、陳同亮、仇滄柱、和陳介眉傳他的經學，王文三、和萬公擇得他的理學，張旦復、和董吳仲躬行實踐其說，鄭高州傳他的文學，萬季野傳他的史學。就中以萬季野所傳爲最能光大其師之說，而梨洲之所以爲清代史學之開山祖師者，也正因爲有萬季野之得其傳；於是清代史學以東浙爲最盛

，竟會因之造成一種學風了。

四 海昌講學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梨洲先生到海昌。其時適安陽許侍

郎酉三做海昌縣令，他因為梨洲先生曾於

越中和甬上主過講席，乃誠其邑中之士大

夫，一齊在北寺集會，禮聘梨洲講學。同

時崑山徐宮詹果亭親來聽講，而徐司寇健

菴也派門人彭羨門來會聽講。梨洲因對他

們道：「諸位當中很有些是廊廟之器，朝

廷命官，祇要能够愛民盡職，就是時習之

學；并不僅是到此聽講，纔算是研究學問

啊！」他在那裏一共講了兩個多月，因為要省親，纔回餘姚故里去。臨去的時候，并作一篇序給聽講諸同學，題目就叫做留別海昌同學序。序文中有攻擊明



海昌講學

末講學的弊病，以及指示諸同學做學問的路徑的一番話，非常的精勁透闢，節錄於下：

『夫一儒也，裂而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爲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已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爲措注，與纖兒細士不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

『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實爲秋，摛藻爲春，將以抵夫文苑也；鑽研服鄭，函雅正，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斂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爲文章，皆載道也；垂之爲傳註，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爲四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爲一乎？』（南雷文定前集卷一留別海昌同學序）

康熙十六年丁巳，又到海昌講學。自此以後，十七年，十八年，和十九年，都在海昌講學。他在講的時候，每次總是拈四書，或五經，作講義；教司講者手捧講義，向衆宣讀，讀完之後，就由聽講者起來質疑問難；於是到了此時，辯難之聲，就紛起於四座了。梨洲就對他們大衆道：『所謂學問云者，必須是各人自用得着的纔是。如其祇是尋行數墨，以附會一先生之言，則聖經賢傳的研究，不獨不能增長學問，并且反會成爲迷糊心竅的東西了。這正如朱子所謂「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就障了一路光明」了。』他這一番話，一時傳爲名言。所可惜者，就是他在海昌，一共五年，並沒有人能傳他的學問；祇有勾股之學，陳言揚得其傳而已。

(五) 講學餘談 梨洲當年少的時候，到杭州寓孤山讀書社，和江西劉進卿、宣城沈眉生、蕪湖沈崑銅等應馮儼公、張秀初之約，往淨慈寺，訪新得法之蜀

人劉道貞；既入室，乃講論語和周易；梨洲發揮議論極多，大衆都非常歎賞，以爲是鑿空新義，真所謂石破天驚呢！

康熙四年乙巳，春，甬上萬充宗、萬季野、陳介眉、陳夔獻、董在中、董巽子、吳中允、仇滄柱等二十餘人一齊到餘姚黃竹浦，拜梨洲爲師，親從受業。此後，就常對他們討論學問；有時互用書札，質疑辨難，往來不絕於途。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正月杪，甬上後學陳辛學（介眉的兒子）從萬充宗來問學，梨洲一見之下，就大爲器重，因向人道：「這位後生是一個極有希望的青年，就如同是程門的楊迪和朱門的蔡沈一樣呢。」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五月，梨洲到蘇州，湯潛菴特來拜謁，因與講論學問，發揮至詳。潛菴靜聽之下，心中非常欽服；退後，乃對人道：「黃先生論學，如同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真是吾黨的斗杓啊！」崑山徐果亭聽得他到了蘇州的消息，就親自來迎接他到崑山去。他既到了崑山，有一次在健菴司寇座中

，突然就有一个人立起来问道學的異同之辨是如何的。梨洲就答道：『做盜賊假如有對證，就沒有人敢做了。如其道學是隨便什麼人可以亂講的，那個出來做的證呢？』

十一 交游生活

梨洲以門第清華的貴公子，在束髮之年，即出而交游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這當然是由於他父親死難的緣故。他因為其中有一段交情，不可磨滅者，乃追憶之，而著爲思舊錄一書。我們單就思舊錄上所載的，攷察一下，就知道人數是在一百以上的；并且這一百多人，還祇是以鼎革以前的人物爲限；至於鼎革以後的人物，則尙不在內；其中有聲應氣求，感恩知己者，所估的數目也很多。本書因爲篇幅所限，祇能隨便揀幾個，約略敘述於下。尙望讀者原諒其遺漏之過。

(一) 劉宗周 字起東，學者稱爲念臺先生，又號蕺山，是梨洲的一個老恩師。據梨洲自己說，念臺對他是有罔極之恩的，所以情如父子一樣。關於他倆的關係，上文有已經約略敘述過了，這裏却不另去贅述。戊辰，梨洲將忠端公的靈柩，由北京運到餘姚故里，念臺先生就是在是年之冬，親來吊喪，親手把靈幃揭起來，身望前進，憑着靈柩，用衣袖拂拭棺上的灰塵，痛哭一番，纔辭別回去。乙酉，清兵下浙東，越城已降，念臺決意以身殉國；但又因爲越城是一座降城，自己清白身軀不能死在污穢的降城裏，乃避至城外一個鄉村，名叫楊壩的去。自此，他就一滴水也不進口，立意餓死。其時兵荒馬亂，路上行人連一個影子也沒有，梨洲獨心念其師，乃徒步走了兩百多里路，到先生家中。其時先生已經遷居鄉下了，梨洲又從劉家出得門來，向城外直奔，翻過嶢門山支路，乃到楊壩，和先生會面。這時先生絕食有二十天了，身臥匡床，手揮羽扇。梨洲一眼望見如此淒愴情形，心痛如割；但又不敢哭出來，祇好兩個眼眶滿含



師 謁 楊

其生平事跡，以傳之。行狀文甚長，有刻本。

(二) 陳繼儒 字仲醇，號眉公，華亭人，以諸生負天下之盛名。戊辰，梨洲從餘姚故里啓程進京，頌忠端公死難之冤，道過杭州，在西湖和眉公相遇。其時眉公僱用畫船三隻，一隻擺舖蓋，作爲自己睡覺用的，一隻作爲會見賓客之

着眼淚，向先生委曲的道出自己的來意。先生聽了，心下明白，但始終口裏沒有答覆一句話出來，祇有點頭頷之而已。其時清兵就要渡江了，風聲極緊，人心惶惑，梨洲在勢也不能久留其間，又徒步走回去。而念臺先生則終於餓死了。事後，梨洲每一起當日的情狀，就非常的傷心；并爲作子劉子行狀，敘述

所，一隻作爲供給門生故友坐臥起居用的。當眉公到了西湖，就有無起數的人，每天來謁見他，一連十幾天，都是如此。一天，陶不退來見他，就對他道：『先生到了這裏快上十天了，湖上的山光水影大概要領略遍了。』眉公就笑着答道：『這幾天人來客往，迎送不休，幾乎把一個身子忙得不能開交；所以祇看見湖岸和畫船相接的一條跳板而已，那裏會有功夫去領略山色呢？』梨洲當時寓在杭城的太平里小巷之中。眉公答拜他的時候，身坐一頂小轎，後面跟隨幾個門生，徒步而行。天氣甚冷，把眉公的鼻涕都凍出來了，其時藍田叔也是隨行的門生之一，就由田叔用袍袖替他拭去。

數年之後，己巳，秋，梨洲到華亭。其時眉公在華亭城外築有兩座精舍，一座叫做頑仙廬，一座叫做來儀堂，兩邊互相距離有一里多路。梨洲就往來儀堂去見他，正在早晨的時候，就見坐船來拜見他的人，紛擁而至，河下泊有船隻無數，其長連至好幾里路。眉公櫛沐已畢，就一一順次和他們相見。到了午時

，就設有十多桌席，以款宴一般相知的親友。午後，就代人寫扇面，總有好幾十柄之多；扇中所錄都是眉公在最近所有自作的詩；并寫一把扇子送梨洲，扇中所寫是弔熊襄愍詩。詩道：

『男兒萬里欲封侯，豈料君行萬里頭。家信不傳黃耳犬，遼人都唱白浮鷗。
一腔熱血終難化，七尺殘骸莫敢收。多少門生兼故吏，孤墳何處插松楸。』

梨洲當夜就在來儀堂下榻，過了一夜，到第二天纔別去。到了明年庚午，眉公寄一封信給梨洲，述其未曾親往弔忠端公之喪的歉意；并曾允許為忠端公作傳云。

(三) 范景文 號質公，吳橋人，官至南大司馬，東閣大學士。甲申，北京陷，乃投龍泉巷古井自盡。質公儀表甚為偉岸，性好標致。當他在吏部考功的時候，逆奄把忠端公等八人姓名開給他，他因向人道：「此正如從前八司馬的故

事啊！我假如應命行事，那豈不是就變成奸黨的鷹鷂了麼？」乃拚着一官不要，投板而歸。而當他做南大司馬的時候，在南京很留心於著述之業。當梨洲去拜謁他的時候，就把他家裏所藏的書畫取出，終日賞玩，興味甚濃。

(四)倪元璐 字玉汝，上虞人，戶禮兩部尙書；甲申，北京陷，自磔而死。

元璐生平頗好園林修飾之事，嘗以方程墨，調硃砂，塗飾牆壁門窗。當梨洲去拜見他的時候，他引導梨洲登三層樓，正對秦望；其兩旁種有修竹數千竿，風吹動的時候，竹子互相磨擦，戛戛有聲。元璐因帶笑對梨洲道：「竹本來是土產物，如今長到如此之高，竟托根於百尺之上了，你以爲何如呢？」元璐殉節以後，梨洲又到他的宅第那裏去，則已經變成一場瓦礫，當時心下很爲歎息不置。

(五)祁彪佳 字虎子，山陰人，官蘇松巡案。乙酉，清兵將渡江，彪佳出居寓園；夜半，自沈於水。梨洲嘗約同馮留仙、鄒仙、到梅市去訪他；走進他的

書室，則見有硃紅小榻數十張，頓放書籍，每本書籍上面都插有牙籤，風過，則鏗然作響聲。他素來知道梨洲的脾氣是酷好書籍的，因發問道：『你看好不好呢？』梨洲就答道：『此類書籍都是蘇州閭門書店中所有的，祇要腰中帶數百金，便可以買進一大批來了，所以不算稀奇。惟有你的先大人夷度先生所收藏的，那纔真是稀世之寶呢！』大家相與談論好久，留仙和鄴仙就起身告辭先走，乃留梨洲稍坐，直到夜深，纔散別歸去。

(六) 魏學濂 字子一，癸未庶吉士，忠節公的次子。梨洲會和他約同死難諸家子弟頌冤闕下，事畢，又往詔獄共祭死難先烈，由子一作祭文。他倆因為是同難兄弟，所以有過則互相規諫，有善則互相勸勉，差不多就和同胞兄弟一般。就是梨洲自己見子一的才高學博，也引以為畏友；并且對於他生於亂世，遭際不好，非常痛惜。子一殉節以後，梨洲會代他做一篇墓誌銘，載入文約，題目就叫做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現在就節錄一段於下：

「余束髮交游，所見天下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摧剝，乃使頑鈍如予者，執簡而拾其後，可愧也夫！」

(七) 沈壽民 字眉生，宣城人，移寓南京，梨洲和他乃是在南京由相識而訂交的。癸酉，眉生到黃竹浦親訪梨洲，未遇而去，轉到杭州，其時梨洲恰巧也在杭州，因相與同寓孤山，詩酒流連，凡有一個多月，纔互相珍重，道別而去。戊寅，梨洲到宣城去訪眉生，則眉生已經以保舉進京去了，梨洲乃寄宿其家，地名紅林，距城約有半舍之遠。會阮大鍼造螿蟪錄，與黨禍，眉生乃變姓改名，亡命異鄉，自是和梨洲就不相聞問了。但是梨洲每次逢到急難之事，則必夢投眉生之家，至於痛哭而醒。戊戌，鄒文江到黃竹浦來訪梨洲。道及眉生的消息，并告訴他近來眉生已回家去了，梨洲得知以後，就做兩首律詩寄給他。

詩道：

『二十四年相隔絕，風霜吹老別時身。君從樵獵埋名姓，吾奪頭顱向劍唇。
。落月夢中曾痛哭，山嵐顛處自逡巡。驟聞消息反垂淚，兩地猶然未死人。
。』

『君今已向家山在，婚嫁俱完自在身；書到老來方可著，交從亂後不多人。
。紅林曾記斜陽路，秋水遙憐書屋貧，珍重文江煩寄語，明年可得話艱辛。
。』（南雷詩歷卷一喜鄒文江至得沈眉生消息）

甲辰五月，梨洲和文江在蘇州相遇，就約他同去訪沈眉生，不料文江失約，梨洲無可奈何，祇得悵然而止。庚戌，眉生寄一封信來，信中考道：

『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纔一見耳。
家印姪招晤瀨上，反覆存注，恨不卽披衣從之。世路羊腸，跼天踏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事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履，自此

陟黃嶽，渡浙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奈之何哉？奈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諸時賢傳誦，頗闕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惟舜，大禹口口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南雷文定附錄）

梨洲接讀此信以後，不覺萬分感慨，因得兩首詩道：

『結髮心期更莫如，廿年始得一封書，同人滅頂丁連甲，天外舉頭吾與渠。
。止水不收山鬼價，人間尙有指南車。明年有約浮黃海，絕頂相看慟哭餘。』

『春歲來書歲暮收，從前猶勝竟沈浮，已輕野葛尋常味，只少名山汗漫游。
。頭白未曾成一事，燈青猶可役雙眸。兩人蹤跡非容易，納納乾坤截衆流。』（南雷詩歷卷二得沈眉生書）

信封上寫明四月念日瀨江寄；而眉生之死即在五月初三，相去祇有十二天；

所以這封信算是絕筆。梨洲得眉生的死耗以後，就做一首五古長詩哭他，中有句提起寄信的事，音調非常激越悲涼，節錄於下：

「昔年崑銅死，余哭萬山頭；今聞眉生死，有客自長洲。探懷書一卷，墨濕尙未收，四月廿日寄，瀨聲如轉喉。爲言我兩人，齊契同蘇歐，奈何三十里，溝水東西流？不腆敬亭山，聊以備庶飭，從子陟黃嶽，杖履恣冥搜；西室廣慟哭，蕺山釋庭脩；登堂拜我母，此意良已稠；一日復一日，眼穿疊嶂樓；兩人皆老矣，弦急調彌遒；亦聞倡絕學，壁上觀諸侯。嗟我徒道聽，索處賦山囚，把書讀未畢，淚如珠垂旒。……」（南雷詩歷卷二讀）

蘇子美哭師魯詩次其韻哭沈眉生）

此外，梨洲并代他做墓誌銘，題目就叫做徵君沈耕岩先生墓誌銘載入文約。

（八）沈壽國 字治先，宣城人，眉生弟。庚午，梨洲和他同試南都，有一夜，天空月光照耀大地，就和白天一樣，梨洲和治先打從文德橋上經過，去叩周

元亮之門，約同去訪崔昭，就在那裏飲酒，飲到夜半，纔散。戊寅，梨洲到宣城，寄寓客店，打算在明日就啓程到安慶去。忽被治先得到這項消息了，就親到客店，訪梨洲，并苦留他不要催促即去，乃將梨洲的舖蓋，強行搬去，拉他一同進城。走到半路，忽就遇見麻孟璠、梅朗三、徐律時、顏庭生等一共十幾個人，都頭戴角巾，身穿葛袍，原來他們正是來迎接他的。於是當晚就寓在徐律時家中，一連在他家中被款留着，將近十天；臨動身的時候，乃出宿於治先家中。梨洲既經上床睡了之後；治先就私下走來，把梨洲的拜匣打開來一看，其中空無所有，乃放五十金在匣裏，外面仍然鎖好，安放原處。到了次日，天亮，梨洲起身，纔發現有這一回事；就對治先道：『你牆上貼有會單，這分明是你的會銀。凡人當窘迫的時候纔舉會，像你現在的境况如此，如何還能送我以這樣多的銀子呢？』治先道：『你是行路，身在客中，并非如我在家中可比啊！』兩人正在互相爭論，不肯相下的時候，恰巧宣城縣令余廉之送銀子來，

梨洲受了以後，就對治先道：「現在你該可以不要代我擔心了，把你的銀子拿回去吧！」治先這纔沒有話說，乃叫一頂轎子，送梨洲到油州；一面并寫信給青陽吳空之，諄囑他在梨洲到的時候，照送銀子。於此可見治先對待梨洲的友誼是如何厚，梨洲的中心感激之深，當然是不用說的了。

(九) 沈士柱 字崑銅，蕪湖人，讀書明敏，下筆千言立就。當癸酉和甲戌兩年，來到西湖，寓樓外樓，一時在武林的名士，都會集在那裏。因為人數衆多，往來甚密，湖中游艇竟因之而增價。天色將晚，崑銅就和梨洲二人共駕小舟，順着絲竹管絃之聲的所在盪去，尾隨着聽，以為樂事。鼎革之交，曾屢次寫信來招梨洲，梨洲沒有去。但崑銅却終因李大生案受禍死於非命了。梨洲得到他的死耗，曾有詩哭他道：

『傳死傳生經二載，果然烈火燎黃琮。胸中畢竟難安帖，此世終於不可容。
千里寒江負一紙，百年隴上想孤松。舊時日月湖邊路，詩酒於焉不再逢。』

○

『高天厚地一蘧廬，君亦其間何所需，此日黨人宜正法，彼云華士又加誅。盛名自古爲身累，大廈真思一木扶，月表有人留季漢，應知俗論不能糊。』

○

『君才自是如江海，上下吾曾與議論；紅葉湖頭流畫舫，春風白下叩名園。荆溪莫掩殘杯口，司馬難消亡國魂，此後是非誰管得，街談巷說任掀翻。』（南雷詩歷卷一哭沈崑銅）

十一 遺民生活

（一）不仕二姓 康熙十七年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詒菴心想以梨洲薦。先是，詒菴因四明董在中在京過訪，詢問一切，乃知道在中是梨洲的門人，自此對於梨洲，心中就非常佩服。至是，朝廷詔徵鴻博，而在中恰在此時

要回到南方去，於是訥菴就乘此機會，做了一首很長的五言古詩送他的行，於寄梨洲，愆思他就道應徵，詩中有道：『興朝亟求賢，側席心殷殷，安知柴荆外，旦夕無元纁，北面修盛典，憲乞禮數勤。予亦得挾冊，函文時相親。勿著羊裘去，蒼茫烟水濱。』梨洲接讀此詩之後，就依韻和他一首，詩中的意思是在一方面勉勵訥菴去承莊渠魏氏的絕學，而在另一方面則告以自己不出來的意思。中有句道：

『……憫予幼失學，患難屢破墳。幽情發古思，面目誠主臣。姑置四海大，未能康一身。密爾文自娛，無以答戲賓。牧豕海上老，所嗟非隱淪。斯文方憔悴，何以返夏殷？聖學將墜地，何以辨朱纁？其責在公等，學優而仕勤。危舉天下溺，豈徒門人親？勿令吾鄉校，竊議東海濱。』（南雷詩）

歷卷二次葉訥菴太史韻

訥菴接到梨洲答詩以後，雖然已經明白他不願意出來的意思；但是終於還是

希望他出來，因以其名面奏清聖祖；一面并移文吏部，請其派官專辦敦聘梨洲就道之事。一切準備妥帖之後，就來和梨洲的在京門人陳庶常介眉錫嘏商量，介眉便大驚道：「這不是要叫先生做謝疊山和戴九靈之殺身麼？」因代爲力辭，其事乃止。

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又有詔，以葉詵菴和掌院學士徐立齋監修明史。因爲梨洲不願應徵，就改徵其門人萬處士季野及萬明經貞一同來史館修史。梨洲就拿出忠端公所記的大事記和三史鈔交給他們帶去，用作參考；并作詩以送其行。但徐立齋還以爲不足，史事有待於梨洲指導的地方還很多，於是就以爲他雖然是不可以召使就試的，或者是可以禮聘來館修史的，因和前大理寺卿李先生映碧兩人特舉遺獻，奉旨着本省督撫以禮敦請。梨洲始終堅執不去，因寓書制府李公之芳，撫軍李公本晟，請其代以老病疏辭。後來，又奉特旨，凡梨洲有所論著，及有所見聞，一切有資明史者，着該地方官鈔錄來京，宣付史館。李

方伯士真因招梨洲季子主一到官署中，校勘史稿若干冊，派胥吏數十人另紙繕寫進呈。徐立齋又聘主一到京參史局，梨洲至是，乃寫信給徐公，和他開頑笑道：『昔聞首陽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我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清聖祖有一天在朝間徐尙書乾學道：『如今海內還有學問博洽，文章爾雅，可以備顧問的人麼？』乾學當即對道：『就臣所知道講，止有浙江黃宗羲學問淵博；年紀已經上八十歲了，仍然孜孜勤學，手不釋卷；其人是曾經臣弟元文（就是立齋）奏薦過的。』聖祖便道：『可以召他進京來，朕不一定任之以事；如其他執意要回去，就遣官送他去好了。』乾學對道：『從前經過奏薦，就徵聘過了，當時他就以老病辭，恐怕是不能就道的。』聖祖不覺歎息，以爲人才之難得有如此者。

（二）料理末命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梨洲築生壙於忠端公墓隴的旁邊，中間

故一具石床；著築墓瑣言一篇，以說明其如此築墓的原因，其時梨洲年七十九歲。到了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七月三日，病危，乃諭家人道：『我死後，即在次日昇至壙中，殮以時服，并用一被一褥，安放於石床之上，不用棺槨。』他因恐人不明白他用意，因作葬制或問一篇，以解釋其原因。他這番用意大概是援趙那卿、陳希夷的故例，以明朝的遺民自命；并且以爲身遭家國之變，所以祇期望其尸速朽，而又不願意把這種道理明明白白的說出來呢！此外，又著梨洲末命一篇，中有遺囑，將其生前所備石條兩根，移到壙前，作望柱，柱上刻一副對聯，上聯是『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下聯是『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後來全謝山著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有銘辭，也以梨洲爲明朝的遺民稱之；現在就把銘辭錄在下面：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匡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

十三 生活餘談

著者寫到此地，覺得篇幅已經足夠，不能再往下去多寫了；因再將零碎的略述幾件要事於下。

我們從本書開首所印的梨洲遺像，就可以看得他的像貌很古，巍巍乎是一個大思想家大學者的氣象。據說他的面貌更爲特別的地方，就是在他的左右額角之上，一邊有一塊紅痣，一邊有一塊黑痣，大小如錢。當時就有人，神乎其說的，形容他這兩塊痣道是日月痣。此外我們更須要知道的，就是他雖然是一個書生；但是膂力很大，在壯年的時候，是可以舉鼎的。

當他在二十歲往華亭訪張侗初先生的時候，侗初已經是病在垂危了，見了他來，心中非常之喜，并且非常的器重他；因向他道：『你的氣清，他日一定是有遠大的成就的。到了那個時節，你切不要忘却我今日的話啊！』

當他在二十三歲的時候，正是明朝崇禎五年壬申，纔和甬上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交。其時東林、復社的一般名士大夫，因為震於他的大名，都爭往和他攀交；而他所住的地方黃竹浦雖然是距離城市非常僻遠，但四方之客，都不遠千里，紛至沓來。而陸萬兩先生則在每年，總要來三四次。每當晚潮落日的時光，黃竹浦居民一眼望見有一隻孤零零的篷船，從遠遠的水面盪進黃竹浦的河港裏而來，就知道這一定是陸萬兩先生從甬上來訪梨洲兄弟的船，如是已經成爲一種特有的司空見慣之事了。

順治十七年庚子，梨洲作廬山之游，至玉川門，宿精舍中，和山僧雁山談至夜分。其時月色甚明。雁山本是桐城阮氏的子孫，所以知道阮氏之事甚詳；因談及阮大鍼，便道：『大鍼本因潘應奎以降清；應奎却有心捉弄他，故意向他搭架子；大鍼不覺屈膝。而大鍼之死，乃是由於行過青草嶺的時候，忽地看見雷介公的鬼魂來向他索命，大鍼大驚，陡然從馬上跌下，把頭顱跌碎了。』梨

淵當時聽了，就不免心下萬分感慨；以爲亡國之事，不應該對着清泉白石談的，免污其清高的風格；但是一轉念間，又想到自己和當日一般同志都被驅入於清泉白石之間者，却未嘗不能說大鍼也有力於其間的。其時，桐城方密之也已經削髮爲僧，改名無可，和雁山是同鄉，和梨洲又是當年故交，梨洲因作一首詩寄給他道：

『從來豔說玉川門，真個披雲臥石根；
鉄壁飛泉多奪路，好山明月亦尋人。
。狂言不怕山精漏，一懶堪爲知己伸。
。若遇無公煩寄語，故交猶未染紅塵。
。』（匡廬行脚詩玉川門與雁山夜話兼寄方密之）

參考書

- 一 明史
- 二 清史
- 三 結埼亭集全祖望
- 四 漢學師承記 九藩

- | | | | |
|----|---------------------------------|----|--------------------------|
| 五 | 清朝學案小識 <small>唐鑑</small> | 十七 | 破邪論 <small>黃宗羲</small> |
| 六 | 清朝先正事略 <small>李元度</small> | 十八 | 汰存錄 <small>黃宗羲</small> |
| 七 | 疇人傳 <small>阮元</small> | 十九 | 隆武紀年 <small>黃宗羲</small> |
| 八 | 黃梨洲先生年譜 <small>黃奭炳</small> | 二十 | 贛州失事記 <small>黃宗羲</small> |
| 九 | 南雷文約 <small>黃宗羲</small> | 二一 | 紹武爭立紀 <small>黃宗羲</small> |
| 十 | 南雷文定前集後集三集附錄 <small>黃宗羲</small> | 二二 | 魯紀年 <small>黃宗羲</small> |
| 十一 | 南雷文案外卷 <small>黃宗羲</small> | 二三 | 舟山興廢 <small>黃宗羲</small> |
| 十二 | 吾梅集 <small>黃宗羲</small> | 二四 | 日本乞師記 <small>黃宗羲</small> |
| 十三 | 撰杖集 <small>黃宗羲</small> | 二五 | 四明山寨記 <small>黃宗羲</small> |
| 十四 | 南雷詩歷 <small>黃宗羲</small> | 二六 | 永歷紀年 <small>黃宗羲</small> |
| 十五 | 子劉子行狀 <small>黃宗羲</small> | 二七 | 沙定洲亂記 <small>黃宗羲</small> |
| 十六 | 明夷待訪錄 <small>黃宗羲</small> | 二八 | 滇考 <small>黃宗羲</small> |

- 二九 海外勸哭記 黃宗燾
- 三十 賜姓始末 黃宗燾
- 三一 鄭成功傳 黃宗燾
- 三二 張玄箸先生事略 黃宗燾
- 三三 思舊錄 黃宗燾
- 三四 金石要例 附論文管見 黃宗燾
- 三五 匡廬游錄 黃宗燾
- 三六 明儒學案 黃宗燾
- 三七 宋元儒學案 黃宗燾
- 三八 桃花扇孔尚任
- 三九 學箕初集 黃百家

字大版活 圈加註廣

華精部四

註增生先翔 陸 本選生先藩國生滌會

經史子集 浩如煙海 讀者從何入手！

本書留四部之精華 集各家之名著

已替讀者——

打開門路 闢成大道

由此推進，不特國學得其捷徑，即整理國故，亦能抓住中心。數千年代術，學藝，文章之精華盡萃於斯。編者將四部書約繁為簡，汰蘊留精，而篇篇仍為國學之重心，歷代之名著，使讀者——

節時……省錢

元二價特元四洋價册厚大三

行發局書界世

實業叢書 (全一冊)

定價叁百貳拾元

不 准 翻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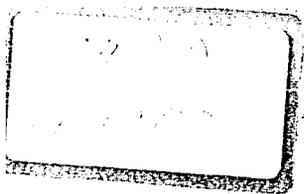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三日版

編者 鄭行巽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

本書定價 以上海書業公會協定加十次為信

北京第一師範書局



448403



黄梨洲生活

